

目 录

前言	1
罪惡的审讯	6
雅典軍事法庭审讯的情况	6
尼科斯·貝勞揚尼斯的辯护詞	30
艾丽·約尼杜的辯护詞	49
塔吉斯·拉薩里雅迪斯的辯护詞	52
英国律師史坦萊·穆尔对本案所作的声明	55
从單人牢房寄出的信(尼科斯·貝勞揚尼斯和他的妻子艾丽·約 尼杜从卡里齊亞拘留所單人牢房寄出的最后几封信)	59
給斯大林大元帅的信	59
給法国“人道报”的信	60
尼·貝勞揚尼斯的最后一封信	61
貝勞揚尼斯向記者發表的談話	66
艾丽·約尼杜在單人牢房写的信	66
杀害	76
滔天罪行	76
希腊共产党对尼·貝勞揚尼斯訴訟案 及其被害的立場	81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声明与决議	81

前 言

3月30日(1952年——譯注)黎明，一个杰出的战士、希腊人民的兒子、千百万热爱和平的人们中的一个英雄，他那颗热烈的心停止了跳动。尼科斯·貝勞揚尼斯在奉行美国主子命令的普拉斯蒂拉斯政府^①的槍彈下牺牲了。早晨四点钟，劊子手活像一帮綁票的匪徒，偷偷摸摸地把貝勞揚尼斯从獄中帶走，借着大卡車的灯光把他处决了。这一滔天罪行引起了希腊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無比憤恨。世界各国的和平民主战士都以極端沉痛的心情哀悼这位偉大的英雄。希腊和世界各地都掀起了怒潮，抗議那群万惡的劊子手杀害了希腊人民最亲爱的兒子。

法西斯分子为了实行罪惡的政策，力圖消灭自己的政敌。他們已經干下了一系列血腥的罪行，尼科斯·貝勞揚尼斯的受审和被杀害，就是这种罪行之一。

美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走狗保皇法西斯分子演出这幕罪惡的戏剧只不过是 在希腊执行他們的政策：消灭所有反对美国霸权、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战士。他們正在利用已滿行狀借口，用極端卑鄙的方法誣告希腊共产党进行間諜活动和叛国活动。

① 普拉斯蒂拉斯政府已于1952年11月下台。——譯者

但是，尼科斯·貝勞揚尼斯不但在這群殺人犯面前絲毫沒有屈服，而且在軍事法庭上還極力宣揚了他畢生所致力的最偉大的理想。他得到了全體希臘人民和整個進步人類的支持。全希臘的輿論猛烈地抨擊外國帝國主義者。希臘人民的憤慨不久就發展為全世界億萬人的怒潮，終於使全部訴訟陰謀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他們所以殺害尼科斯·貝勞揚尼斯，是為了絞殺我國人民的和平民主運動，幫助美國匪徒在希臘執行他們的計劃。但是，結果恰恰與此相反。貝勞揚尼斯的名字已經變成希臘人民爭取和平的旗幟，變成全世界和平戰士展開的廣泛運動的旗幟。卡車的燈光照亮了貝勞揚尼斯就義前的崇高形象，同時也照出了劊子手的醜態。卡車的燈光向全世界指出：“美國大使是殺人凶犯的同義字，一羣走狗組成的政府充其量不過是一幫殺人的匪徒而已。”

雅典的劊子手在美國占領者的指使下，力圖把尼科斯·貝勞揚尼斯說成是一個卑鄙的間諜。他們慘敗了。尼科斯·貝勞揚尼斯的英勇鬥爭和犧牲，已經使自己成為希臘人民在爭取民族獨立、和平、自由與美好的將來的鬥爭中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民族象徵。

他們殺害尼科斯·貝勞揚尼斯是想阻止人民民主力量團結起來，是想使我國繼續處於混亂狀態。但是，人民的回答是：加緊建立統一戰綫，以反對美國占領和法西斯主義。血債纍纍的雅典政府殺害貝勞揚尼斯，激起了一些支持政府的人和一部分政府職員的憤懣。普拉斯蒂拉斯的政黨以

及其他政党的党员和干部，现在已经更明确地认识到实现人民大团结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人民越来越赞成在希腊执行和平、独立和民主的政策。

尼科斯·贝劳扬尼斯是一个具有鼓动能力的卓越的人物，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了人民的事业。他的一生就是一場不间断的斗争。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过革命生活；他曾在法西斯的监狱和集中营里被囚禁过许多年，他在抗德军和民主军中作过战，领导并组织过城市的地下斗争，在军事法庭上作过英勇的斗争，在刑场上面对着机关枪坚贞不屈。

他的最后一次斗争，也就是在两次受审过程中和一直到就义前所作的斗争，是希腊历史上最光荣的事迹之一。在他身旁，艾丽·约尼杜和年轻的塔吉斯·拉萨里雅迪斯也以英雄的气概进行了斗争。当我们的民族英雄被囚禁在警察局的单人牢房里的时候，需要应付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种种阴谋诡计。贝劳扬尼斯知道得很清楚，这次审讯不仅是针对着他个人（保皇法西斯分子的刽子手早已决定消灭希腊共产党的这位伟大的领导人），而且还针对着希腊共产党所实行的政策：保卫和平和民主的政策。美帝国主义者想压制人民的抵抗，使希腊参加北大西洋公约，并利用希腊作为向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的前哨；贝劳扬尼斯受审和被处死是跟美帝国主义者的所有这些企图分不开的。因此他们才制造这次新的冤狱，竭力掩

蔽事实真相，給他們的卑鄙下流的所謂从事間諜活动的誣陷找借口，在审讯过程中公开地进行干涉并强令法庭判处貝劳揚尼斯死刑。

这位失去自由的英雄担负起一项崇高的任务：回击向希腊共产党和希腊人民發動的进攻。他以英勇頑强不屈不撓的精神一直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终于使这场战斗获得了胜利。在軍事法庭上，他变成了控訴人，他有力地宣揚了希腊共产党的政策：保衛和平和国家独立的政策。他这样說：“我們斗争，是为了能够看見在我們的国土上兴起一綫沒有飢餓、沒有战争的美好生活的曙光。这就是我們奋斗的目标，在必要的时候，我們情願献出我們的生命。我相信，今天你們审判我們，就是审判爭取和平的斗争，就是审判全希腊。”

貝劳揚尼斯畢生为粉碎美帝国主义者们在希腊所实行的計劃而斗争，一直到最后一口气他还保衛着和平。他已經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的象征。

为了营救貝劳揚尼斯，世界各国的亿万人民展开了国际声援运动。偉大的苏联再一次發出了正义的呼声，制止这一滔天罪行。老百姓的呼声跟文艺界最知名的人士的呼声結合在一起，右翼分子甚至法西斯政党的同情者的呼声跟共产党人的呼声結合在一起，所有的人都發出了营救貝劳揚尼斯的呼声。

今天，世界各国人民談到貝劳揚尼斯的名字的时候，都

怀着崇敬的心情。意大利、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工人都表示要学习他的榜样。为了纪念贝劳扬尼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人民担负起新的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当中争取新的胜利。著名的学者和全世界文艺界最卓越的人士无不肃然起敬地悼念这位英雄的牺牲。

诗人写出了纪念贝劳扬尼斯的诗篇，当代最伟大的画家描绘了他的崇高形象。苏联的少年先锋队队员，法国的中学生，等等，都怀念他。

贝劳扬尼斯的名字象征着希腊的荣誉和良心，“象征着整个进步人类的尊严”，全希腊以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

尼科斯·贝劳扬尼斯死了，但是他毕生为之斗争的理想活在全体希腊人民的心里，活在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心里。

“千百万爱国志士在贝劳扬尼斯的墓前携起手来，凡是他们在生活、辛勤劳动的地方，由城市到乡村，由海洋到陆地，由平原到高山，无不采取一致行动，决心要为实现贝劳扬尼斯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而斗争。”

今天，贝劳扬尼斯的理想——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每天都在取得胜利。这些理想不久就要在全希腊乃至全世界获得全面的胜利。

巴尔扎克写过这样的话：“所有播种在地上的种籽，能够长出最丰盛的庄稼的就是烈士所流的鲜血。”

罪惡的審訊

雅典軍事法庭審訊的情況

一個案子，兩種說法

尼·貝勞揚尼斯的第一次訴訟在雅典特別軍事法庭尚未終結，人們聽說控告我們這位民族英雄的另一次訴訟已在策劃中。雅典政府當局蓄意杀害希腊共产党的这位著名領袖、和平民主的杰出战士的計劃，自始就是很明显的。軍事法庭審判長在審理第一次起訴案的時候，曾聲明他將尽可能使政府仍然任命他作審理第二次訴訟的軍事法庭的審判長，以便“和他（指貝勞揚尼斯——法文版編者）算清這筆賬”。

第二次訴訟剛剛开庭，王室檢察官和軍事法庭審判長就宣布該案已獲得“新的証据”，并說这种証据是在各被告被逮捕和1951年11月15日“破获”“希腊共产党的秘密組織”以后所得到的。

但是，制造第二次訴訟的內政大臣倫蒂斯和当时的国防大臣薩凱拉里烏的報告，完全否定了檢察官和軍事法庭審判長的聲明。

本案策動人倫蒂斯1951年12月10日在議會所做的報告

不但公然否認了檢察官的聲明，還暴露了這一訟案的血腥性質。倫蒂斯向議會作報告的時候，正是聯合國大會休會第二天，他着重指出：“從1949年以來，一般的輿論都認為在聯合國召開大會期間，應避免執行死刑，以免損害我們在國外的聲譽。”最後他還說：“某一軍事顧問曾提出這樣的質問：是否可以宣告特別軍事法庭無權受理這樣的案件，把這個案件作為間諜案送交普通軍事法庭審理。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毫無疑問，貝勞揚尼斯和其他共謀犯早就處死了”。

在議會舉行的那次會議上，國防大臣曾聲稱：“把這批共產黨人送交特別軍事法庭審訊，實在是一種錯誤。假使那時我是大臣，我早把這個案子送交普通軍事法庭處理了。”這位大臣在另一次談話中曾着重指出：“早先我作大臣的時候，處決的共產黨人何止二十個。我敢担保，這幾個人要是落在我手里，早就被處決了。”這樣看來，王室檢察官和軍事法庭審判長的那些聲明，不過是一堆可笑的廢話，絲毫不能減輕他們在這件滔天罪行中所應負的責任。第二次訴訟並不能用發現了根本不存在的什麼新“證據”來解釋，而應該用保皇法西斯劊子手和他們的美國主子的罪惡陰謀來解釋。第二次訴訟中所提出來的證據完全是假的，整個審訊過程不過是以殘害貝勞揚尼斯為目的而演出的一幕可恥的司法醜劇而已。

第一次訴訟的結果證明起訴方控告的罪名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這次審訊不但使起訴方証人而且使整個法庭醜態畢露。全世界的輿論對於非法判處貝勞揚尼斯死刑都表示

無比的憤慨。在联合国大会討論此項判決的時候，希臘代表波里蒂斯曾被迫宣布這個判決將不予執行。保皇法西斯政府和它的主子因而處于極端困難的境地。希臘首相普拉斯蒂拉斯因為自己曾經聲明應該取消特別軍事法庭，對於執行特別軍事法庭的這個判決也是躊躇不決。這次訴訟使保皇法西斯政府和它的美國主子在希臘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威信掃地。由於希臘人民的積極行動和全世界人民的聲援，這一罪行才被制止。

第二次訴訟和美帝國主義者的干涉

美帝國主義者並不因第一次遭到失敗而放棄了原來的計劃，誣告并杀害尼·貝勞揚尼斯是跟他們的整個政策和在希臘的備戰計劃分不開的。世人皆知，很久以來外國占領者在希臘所採取并由他們的希臘走狗所執行的策略是：消滅一切民主人士，粉碎希臘人民對屈從美帝國主義者政策的一切反抗，拒絕給希臘共產黨和其他反對美國政策的政黨以任何法律保障。貝勞揚尼斯及其戰友是在這樣的時候受審的：一方面希臘人民反對美帝陰謀的鬥爭進一步展開，另一方面保皇法西斯戰爭販子和美帝國主義者想使希臘參加大西洋公約。就在尼·貝勞揚尼斯案件的準備階段和審訊階段，議會批准了希臘參加以侵略和戰爭為目的的大西洋公約，維尼齊洛斯訪問了里斯本和安卡拉，同時艾森豪威爾和一系列軍政首領到達了希臘，這並不是毫無意義的事。

貝勞揚尼斯受審是和加緊迫害希臘和平民主運動有密

切联系的，例如，在这个时期中，曾宣布被放逐国外的左翼民主联盟盟员当选为国会議員無效，封閉“民主报”^①和“弗路里·蒂斯·伊里尼斯报”，大規模逮捕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等等。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美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进行的，他們对于这一点并不加以掩飾。雅典的报纸也公开地談論这一点。

以上所說的种种迫害手段以惨杀希腊民族英雄貝劳揚尼斯为最高峯，而艾奇遜1952年1月16日在參議院外交委员会討論希腊加入大西洋公約时所發表的一篇演說則是命令采取这些手段的信号。在这篇演說中，艾奇遜对于希腊竟允許左翼民主联盟存在深表不滿。迫害希腊民主运动的計劃是由普里弗伊的亲密助手、劊子手安舒特所制定并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一事实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一計劃包括把左翼民主联盟的議員驅出議會以外，封閉民主报刊，逮捕民主領袖。根据这个計劃，审讯和惨杀貝劳揚尼斯便成为必然的結果。

以下略举几个証据，对于任何平素关心这一案件的人来说，这些証据已經不算少了。

当时所有的报纸都談到准备参加大西洋公約的希腊將承担的义务和將供給这个集团十个师团的問題。艾森豪威尔适于此时到了希腊。他和政府当局会談之后，發表了一封向希腊国王保罗辞行的公开信，信中除了对国王的殷勤招

① 左翼民主联盟机关报。——譯者

待表示感謝外，并对国王的“坚决的反共意志”頌揚备至。

1952年1月20日“自由論壇报”^①上面写着：“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美国人完全贊成封閉‘民主报’，他們是会把这种措施看作政府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一个証明的。”

在貝勞揚尼斯案件开庭的前夕，也就是宣布提审被告的前一天，1952年2月8日，“前进日报”發表了这样一个消息：

“昨天10点30分美国代办約斯特先生曾往訪希腊政府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維尼齐洛斯先生，二人晤談甚久。

根据权威方面消息，我們的盟友（应讀作美国——法文版編者）所担心的不仅是軍事方面的問題，也包括并且特別着重希腊政府在反共問題上所采取的政策。

美国政府密切注意希腊在鎮压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有效措施。美国代办为了向政府彙报情况，昨天曾和內政大臣倫蒂斯先生就这个問題进行会談。

据各通訊社最近消息，美国大使普里弗伊先生本人承認美国政府关心这个問題。”

关于約斯特和維尼齐洛斯二人的会晤，1952年2月9日“国民先驅报”写道：“自由党人士充分認識到，由于政府措置失当致使共产党在希腊卷土重来。我們的盟友在这方面感到的不安妨碍了希腊和它的盟国进行完善的合作。

据昨天的可靠消息，美国代办約斯特先生前天和維尼

^① 希腊自由党机关报。——譯者

齐洛斯先生会谈时会着重提出对这一问题感到的忧虑。维尼齐洛斯先生为了使盟友美国满意，决定设法使现在的局势明朗化……”

1952年2月21日“自由论坛报”载称，关于贝劳扬尼斯案件，普拉斯蒂拉斯已对约斯特提出保证。

帕潘德里欧在他办的“新闻报”上毫无掩饰地写道：“这个案件之所以产生，完全是美国要求的结果。”

关于这个案件的目的和政治意义，任何报纸都没有加以掩饰。美国各报也都特别指出：“这个案件大大提高了作为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的希腊的威望……”

由此可见，审讯尼·贝劳扬尼斯和他的同志们这件事，完全是保皇法西斯分子奉了美国主子的命令制造出来的。

起訴前的布置

对尼·贝劳扬尼斯的第二次起诉，可以说是历史上法西斯主义者为了消灭政治敌人而制造的著名案件之一。所以它的特点是充满了下流无耻的谎言和荒谬绝伦的诬蔑。来比锡法庭对季米特洛夫进行的万恶审讯，对于承继戈林和戈培尔衣钵的一些希腊人来说，对于安舒特和德里斯科尔两个美国刽子手来说，是一个榜样。他们必须制造一个案件，以便“证明”西方类型的“民主”是以抵御“共产党的阴谋活动”和人民民主国家“所策划的侵略行动”来保障它的“独立”的。他们必须制造这样一个案件，好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诽谤诬蔑希腊共产党及其政策；有了这么一个案子，还可

用来掩飾人民民主国家里所破获的間諜案，特别是在这些案子的审讯过程中，間諜都供認了他們的諜報網中心是在希腊。正因为这样，所以第二次审讯員勞揚尼斯便以控告他进行間諜活动为根据，而这一案件并無任何証据作为根据（这样的証据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走狗保皇法西斯分子所一貫采用的原則为根据。这个原則就是：任何共产党人都可以被控为“間諜和叛国者”。

以上所述的一切，从他們自己的报刊上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在1951年12月12日的“洪炉报”^①上，我們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报道：“許多年来，駐联合国的同一代表曾不断地向我国历届政府建議，应当利用联合国大会十个月的休会期間审判特务分子，另一方面应当尽量設法把他們按間諜罪交付法庭审判，即使偵訊机关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証据因而無从提出起訴，也必須这样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希腊駐联合国代表本人就是“洪炉报”的股东之一凱婁^②，这一事实充分地說明了这段报道的意义。

至于制造这个案件的內政大臣倫蒂斯，他曾發表过这样的声明：“1950年8月，当斯特拉斯堡會議的法律委员会討論按照欧洲立法尺度采用一些法律条文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一提案的时候，我曾表示，当前的冷战——近几年来在希腊簡直已經变成一种‘热’战——并不是由敌对国家的公民所組成的敌对队伍进行的，而是由本国公民进行

① 希腊的一个接近外交部并密切勾結宮廷集团的报纸。——譯者

② “洪爐報”社長。——譯者

的。这个敌对队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以一个政党的姿态出现，它拥有一个军事性质的组织：有自己的参谋本部，自己的谍报网，自己的武装，自己的通讯工具，等等。因此，如果对于投入敌对队伍的本国公民，也同样按照欧洲立法尺度保障他们的宪法权利，本国的安全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这类公民应该属于一种例外情况，对于他们仅能施用国际法上关于敌国公民和进行间谍活动等规定……”（见1952年1月20日“自由论坛报”）

正因为这样，所以这次起诉是在联合国大会休会期间布置就绪的，同时起诉并不是以专门为惩治共产党人而制定的法律为根据，而是以惩治间谍的法律为根据的。

杀人犯偷蒂斯担负了制造间谍罪名来进行起诉的任务。作为戈林的忠实信徒，他竟把暗杀美国新闻记者坡尔克的骯髒勾当也牵扯在他所诬告的罪名里面。他一面利用德国秘密警察和在希腊的英国秘密警察的经验，一面遵循美国劊子手安舒特和德里斯科尔的直接指示，竟捏造出一整套“电报密码”，硬说是在卡里替亚和克里法达暗藏无线电发报机的地方发现的。为了强迫被告作违背事实的供述并放弃他们的政治见解，他使用了不可想像的酷刑。在警察局的单人牢房里，囚犯们受了好几个月的非刑拷问。无论是这次进行卑鄙的审讯勾当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起诉的时候，各种极其残酷的刑法以及德里斯科尔和其他劊子手施行的电刑是每日必有的课程。无论是谁，只要家里留宿过一个共产党人，或者捐钱帮助过希腊共产党，劊子手就强迫

他承認是間諜，叫他放棄共產主義信仰！

恐怖的气氛

希臘政府為了操縱審判貝勞揚尼斯案件的軍事法庭，任命了 I D E A（貝貝格斯組織的一種類似軍事機構的法西斯團體）的一些軍官為法官。審訊是在一種空前恐怖的气氛下進行的。

被告們既沒有時間跟他們的律師聯繫，也沒有時間閱讀與自己有關的文件。提審的通知在開庭前五天才交給他們。顯然，在短短的五天之中，他們來不及閱讀足有好幾百頁的文件。被告的律師曾經請求延期開庭，但是這個請求被法西斯軍事法庭駁回。貝勞揚尼斯在辯護的時候把這種陰謀全盤揭發出來。“我的看法是，”他說，“這一次審訊跟上一次審訊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只是經過一番更周密佈置，用一種更好的方式重新提出來而已……我們的律師很少到警察局來看我們，我們既沒有和他們談話的機會，也沒有準備一些必要材料的時間來反駁檢舉我們的証人。”

軍事法庭審判長和希臘政府曾企圖讚揚審訊過程中的那種“自由”氣氛。根據雅典各報的報道，這次審訊除了被告的律師、雅典報社的幾個記者和警察局的一大批密探有權參加以外，一般群眾是禁止旁聽的，這就是法西斯頑固分子所說的充滿自由氣氛的審訊。在開始審判之前，希臘政府封閉了兩個民主報刊：“民主報”和“弗路里·蒂斯·伊里

尼斯报”，这样它就可以在其他报纸上按照自己的意思发表关于本案的消息。整个雅典城市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军事法庭门前布满了军警，押解被告的卡车以极快的速度穿过雅典街道，路人看到这种景象都不寒而慄。无论是预审的时候，或者是辩论的时候，全部审讯过程都是在一种压制的气氛下进行的。尼·贝劳扬尼斯在最后写的某一封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法庭是由一些军官组成的，他们曾以特别军事法庭法官的资格把成百的公民交给刽子手处死。这次到庭作证的起诉方证人正是二十五年来一直迫害我们的人。他们在法庭上宣扬的理论是：‘一切左倾分子，不管是共产党人或者是同情苏联的人，都是间谍。’接连好几个月，他们一直把我们关在警察局的单人牢房里，禁止我们使用任何进行辩护的工具——从报纸一直到纸张和铅笔。我们是在一批军警包围之下押解到法庭上的，他们简直就把我们当作送往屠宰场的牲畜。他们禁止我们跟我们的律师直接谈话。”

起诉方证人和他们的证词

控告尼·贝劳扬尼斯和他的同志们的起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被告等以颠覆希腊为目的进行间谍活动，向希腊共产党领导机构传递军事秘密。希腊共产党准备勾结各人民民主国家军队进攻希腊，它还组织和领导左翼民主联盟，并利用无线电发报机与该联盟经常保持联系（该发报机在雅典城内卡里替亚和克里法达两区已被破获）。”这个起诉

審的出發點與保皇法西斯主義的論調完全相同，根據保皇法西斯分子的主張，希臘共產黨的一切行為和活動，跟希臘共產黨的領導和幹部發生的一切關係和聯繫，都是一種罪大惡極的叛國行為、間諜活動。在預審的階段，法官企圖把作為本案根據的罪証分為兩部分：起訴方証人的証詞和所謂在共產黨地下組織暗藏發報機的地方所發現的“密碼本”。起訴方証人是誰呢？就是警察局和參謀本部的密探，背叛祖國、為一切外國占領者服務的走狗。他們最初是棄身給納粹分子，後來又投靠英國占領者，做英國情報局的特務，現在則在新的占領者豢養之下繼續殘害本國人民。他們把國家的一切機密都洩露給德國、意大利、英國和美國的法西斯分子。他們從沒拒絕過法西斯分子的任何要求。在貝勞揚尼斯受審期間陸續到庭作証的起訴方証人，希臘人民是很熟悉的。他們都是警察局或參謀本部的軍警人員，都是以反共為業的敵人，他們都用卑鄙醜惡的手段迫害貝勞揚尼斯和希臘共產黨。這裡簡單地介紹一下這幾個人的履歷：

巴諾布洛斯——警察總監，雅典的著名的英國情報局特務。獨裁者麥塔克薩斯會把他派往希特勒德國去受訓。到1941年為止，他一直在德國秘密警察的指導下受特務訓練。他是高納達的親密助手之一，並且是希臘保安隊（即希臘黨衛軍）的組織者。

安吉洛布洛斯——納粹占領期間黨衛軍的特務。在希特勒軍隊占領希臘大批逮捕希臘居民期間，雅典人民對他

有了清楚的認識。在暗杀女英雄艾萊克塔和希腊工人阶级領袖巴巴里加斯事件中，他是重要角色之一。

巴利西斯——警察局特务，著名的劊子手。他曾把关在阿克洛諾栢里的五十个希腊爱国志士交給德国占領軍处死。

拉基吉斯——警察局的著名老特务，情报局和美国間諜机关的特务。

答甫拉里斯——希腊人民都知道的劊子手。希特勒党衛軍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合作者。在納粹占領期間，他曾組織殘害希腊人民的希腊党衛軍。

哪个真想弄清案情的法庭能够重視这样的証人的証詞呢？这里把他們的証詞摘要写下来，以便充分地說明法庭是根据什么証据判决尼·貝勞揚尼斯和他的同志們的。

律師：难道整个共产党就是一个进行間諜活动的政党嗎？

巴諾布洛斯：它不能不是这样一个政党。

律師：据我所知，共产党是想采用另外一些方法来推翻現存制度的。

巴諾布洛斯：我看，根本就沒有有什么共产党，只有进行顛复陰謀的政党。

律師：这样說，凡是有共产党的地方，共产党除了进行間諜活动就沒有什么可干的事了！

巴諾布洛斯：共产党并不是什么政党，只不过是使用政党的名义欺騙天真的人們的一种陰謀組織而已。

被告律師之一在辯護詞中曾特別指出，間諜要進行活動，必須先找到一個國家，然後才能替這個國家進行間諜活動。這一點，起訴方証人當然無從加以證明，因為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可是他們仍舊毫不猶豫地作出這樣的結論：一切共產黨既然都團結在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內，就一定會為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利益進行間諜活動。起訴方証人答甫拉里斯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曾這樣說：“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員都自稱為斯大林的戰士，都是蘇維埃大家庭的成員”。因此，提交法庭的起訴書的主文，幾乎一字不改地引用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倫蒂斯的聲明。起訴書中說：一切共產黨都可以說是有組織的敵人隊伍，對於這樣的政黨，只能按照法律上關於處治間諜罪的規定來處理。總而言之，照這些起訴方証人的看法，世界各國的千百萬共產黨人，不管是法國的，意大利的，或者是英國的……都應當被看作諜報組織的一員，看作蘇維埃公民而處以死刑！

絕大多數起訴方証人在虛偽的証詞里說，因政治問題僑居在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希臘人都在受軍事訓練，此項訓練是以各人民民主國家準備侵略希臘為目的的。警察總監拉基吉斯、參謀本部軍官巴巴塔納蕭和其他起訴方証人都肯定這一點，把它當作起訴書的主要內容。其實，這些起訴方証人都很清楚，因政治問題僑居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希臘人都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有的在工廠里做工，有的在各個工業部門擔任着專門的職務，有的在職業學校或其他專科學校工作。雅典各報紙也時常刊載這類消息。只要把拉基

吉斯和答甫拉里斯两个起訴方証人的証詞互相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們对被告的誣蔑已經到了如何穷凶極惡的程度。

拉基吉斯：此外，在外国，在希腊国境以外，有三万个共产党员受着軍事訓練，其他共产党员則在練習如何进行破坏，这一切都是为了时机到来的时候馬上向祖国进行武裝侵略。

答甫拉里斯：当然，薩查利阿第斯^① 如果想發動新的侵略，絕不能仅仅依靠跟他一起到苏維埃天堂去的那五千或一万共产党员，而是正如他本人在希腊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說的，必須而且特別要借重某些外国的軍隊……。

关于因政治問題侨居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希腊人的数目，拉基吉斯的估計是三万人，答甫拉里斯的估計是五千或一万人。显然，連他們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种謊言。

在法西斯軍事法庭上，任何誣蔑，任何捏造，只要能“証明”这次起訴所想要証明的东西，都很受欢迎。在雅典軍事法庭上，歪曲事实和捏造証据达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希腊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曾說到爭取和平的重要性，并曾号召人民和希腊共产党员，如果人民民主国家受到保皇法西斯分子的侵略，就要給予法西斯主义迎头痛击；許多起訴方証人（巴諾布洛斯、拉基吉斯、巴巴塔納齋等）居然把宣言中这段話任意加以歪曲。他們在証詞中竟妄称人民

① 希腊共产党前总書記。——譯者

民主国家一定会侵略希腊，并且当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军队从外面发动侵略的时候，希腊共产党就要从内部进攻保皇法西斯分子。

希腊共产党的这篇宣言早已公布过，并且在人民中间广泛地传播过。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住这批假证人到法庭上来歪曲希腊共产党的书面文件，以便证明这个全部出于臆造的间谍罪名，并给它找出一些“罪证”作为依据。

其他一些证词不过是警察人员关于秘密组织的破获，关于被告等和希腊共产党的来往关系以及他们在党内的职务这几方面的废话而已。

既然希腊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被认为是非法活动，同时它经常遭到迫害，那末共产党拥有一个秘密组织和继续从事秘密活动，是无可非议的。希腊共产党一向公开地宣称它有一个“秘密”组织，并且不断地号召人民组织起来，跟保皇法西斯政权和美国占领者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在当前的希腊，还有比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这一斗争更合法更正义的事情吗？间谍分子和卖国贼正是把祖国批发零售地出卖给一切外国主子的人们，而不是号召人民为希腊的荣誉和独立起来进行斗争的人们。

起诉方证人说不出对尼·贝劳扬尼斯不利的任何具体事实。他们只含混其词地说他把希腊共产党的秘密组织重新组织起来。他们指使叛徒阿尔吉亚蒂斯供认：贝劳扬尼斯曾在克里法达市区的一所藏有秘密发报机的房子里住宿过两次，但是这个谎言立刻被揭穿了。为了使人相信他的

謊話，这个叛徒还故意說他隱匿貝勞揚尼斯的时候并不認識他。貝勞揚尼斯毫不費力地駁斥了这个謊言，他向法庭声明：在麦塔克薩斯專政时期，他們两个人在一个監獄里呆了兩年，很早以前他們就很熟識，因此这个人所說的完全是謊話，貝勞揚尼斯从来沒有在他的家里住过。

現在把被告律師楚卡拉斯和起訴方証人拉基吉斯的一段對話节录在下面。

楚卡拉斯：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發覺希腊共产党向国外傳送的情报是一种具有諜报性質的情报呢？

証人：就在11月14日發現了無線电發报机和一本軍用密碼本之后。

楚卡拉斯：根据我們所看过的文件，一直到1950年12月为止並沒有任何情报或軍事秘密傳送到外国去，如果有也是从1951年1月才开始的。这是什么緣故呢？

証人：也許是因为那时候情报机关还没有組織起来。

这样，我們就可以問：假如一直到貝勞揚尼斯被捕的那一天为止，“情报机关”还没有組織起来，那末，拉基吉斯和其他一些人所捏造的罪名，說貝勞揚尼斯曾經“組織諜报工作”，还能站得住脚嗎？

特别有意义的是当楚卡拉斯律師提出質問时拉基吉斯的回答。楚卡拉斯律師提出的問題是：貝勞揚尼斯对于自己在国外或者被捕以后所發生的事情是否應該負責。

楚卡拉斯：發报机是1950年1月以前安裝好的，而貝勞揚尼斯是6月才到的（指到希腊）。一直到11月他被捕为止，

沒有任何重要材料可以把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加在他身上。他被捕以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能夠由他負責嗎？

証人：我的意見是不能由他負責。

連這個特務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了。但是貝勞揚尼斯和艾麗·約尼杜還是因為他們被捕以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而被判了罪，而對他們所負的責任，法庭並沒有提出任何證明。法庭記錄中的絕大多數材料都是貝勞揚尼斯被捕以後的材料。

“密碼本”

起訴書中提出的第二點，也就是政府、希臘法西斯報紙和美國右派報紙所大肆宣傳的一點，是在卡里替亞暗藏無線電發報機的地方發現了一個所謂“密碼本”。有將近三千個“密碼”交到法庭上，起訴方硬說雅典的希臘共產黨領導機構向國外希臘共產黨領導機構傳送消息就是用這種密碼。

當各報紙大吹大擂地刊載大逮捕的消息的時候，許多有名的人物說，那個使用發報機的人瓦夫蒂斯曾在暗藏發報機的秘密場所呆了四十小時，把一切文件燒燬以後才自殺。軍事法庭審判長向卡盧曼諾斯所提出的質問也証實了這一點。

審判長：從警察到達一直到破獲秘密場所，足有四十小時的時間。瓦夫蒂斯就一直餓着肚子嗎？

卡盧曼諾斯：星期四早晨，我給了他一點東西吃。

參謀本部少將參謀尼戈洛布洛斯在作証的時候特別提到：“但是在我們使用各種方法終於發現了秘密場所之後，也就是說剛過了兩小時或三小時，我手下的軍警看見一股黑煙從秘密場所里冒出來，不久就聽見了幾聲槍响……”

很明顯，假如真有密碼本的話，瓦夫蒂斯一定首先把它燒燬。另一個起訴方証人巴巴塔納蕭也是參謀本部的軍官，據他說，軍警曾找到一片片被撕毀的密碼本，他們把碎片拼在一起“恢復了原狀”。警察瑪魯薩偵查之後作過一篇書面報告，保皇法西斯分子曾把其中的一段公布出來。但是，這段報告里僅僅提到一段並非用密碼而是用文字寫成的話。

這些起訴方証人在法庭上無法證明這種密碼就是希臘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和它在雅典的代表人通訊用的密碼。恰恰相反，關於這個問題，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所謂由倫蒂斯發現的那些密碼電報，從頭到尾都是假的。它們是由倫蒂斯本人，由警察局和美國諜報機關捏造出來的，他們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替他們對人民運動所採取的新的鎮壓措施作辯解。這些秘密電報是一個蠻橫無理的挑釁。”（1952年1月21日希臘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聲明）

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有力的証據，那就是倫蒂斯自己露出來而後來他又想法加以彌補的一個破綻。有一封密碼電報的日期是1951年8月，上面還有希臘農民黨總書記克斯塔斯·加佛里立迪斯的署名。後來經人證明，加佛里立迪斯在這個時期正被流放在阿依—斯特拉底斯；倫蒂斯只得聲明……這個錯誤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密碼本里缺少了一

个句点！

电报都是捏造出来的，而且上面的日期几乎都在貝弗揚尼斯被关在警察局单人牢房里和外界完全隔绝的那一段时期内，但是他终于因为这些电报而被判处死刑并且惨遭杀害。

司法醜劇完全失敗

法庭宣布即將开庭审讯以后，希腊新聞界和美国新聞界以及美国之音都大張旗鼓地宣傳这个案子是近代“最大的間諜案”之一，它可以作为世界各国的教訓，它揭露了“最大的間諜網”和各国共产党的“間諜”活动。

但是，結果恰恰相反。这次审讯不但使控訴完全失敗，而且使法庭和政府威信扫地。誰能相信希腊共产党“从事間諜活动”呢？这个完全出自虛構的案子沒有达到任何目的，就是那些法西斯报纸也都紛紛表示抗議。以貝貝格斯为首的反对党猛烈地攻击政府，譴責政府沒有把这个案子制造好并且……政府向法庭隱瞞了一些重要文件。

关于这个问题，貝貝格斯的“民族日报”在1952年2月21日曾說：

“司法界密切注意这件訴訟案的消息灵通人士，指摘政府对于一个还不成熟的案件不应当那么急于發表，审讯中的一切漏洞是有害于政府的威信的……。他們还特別指出，从法律方面講，沒有任何理由必須在一定期限內把这个案件提付法庭审理；既然由于国家利益方面的一些理由不宜

公布某些文件，那末，根据同样的理由也应当把这个案子往后延迟一些时间。

政府之所以急于做这件事，无非是想在美国友邦面前表现自己的反共活动而已……”

貝貝格斯反对党利用这个事件掀起的風潮大肆攻击政府。于是倫蒂斯大臣在国会声称：“人們譴責我們对軍事法庭和担任預审的部門隱瞞了一些文件……法新社也这样說。我請反对党把他們的指摘再明确一下，說明我們到底隱瞞了哪些文件。”关于这一点，以貝貝格斯为首的反对党的副主席卡尼洛普洛斯和倫蒂斯的一段談話很能說明問題。

倫蒂斯：你竟跟人民一起瞎操心，損害了审判的威信。

卡尼洛普洛斯：損害审判威信的正是你，因为你說我們損害审判的威信就意味着审判的威信是可以被人損害的。

普拉斯蒂拉斯政府为了提高审判的威信，避免輿論的抨击，特別讓希腊警察局总监巴諾布洛斯出庭作証。貝勞揚尼斯严正地駁斥了这个秘密警察头子的毫無根据的控告。当巴諾布洛斯当庭宣讀一篇横遭曲解窜改的希腊共产党文告的时候（伪造的文告里說侵略希腊的陰謀活动正在策划中），貝勞揚尼斯站起来向起訴方証人提出了質問：

“巴諾布洛斯先生宣讀的薩查利阿第斯报告中，到底是說侵略希腊呢，还是侵略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呢？”他要求把原件交給法庭。

貝勞揚尼斯向这个証人提出的另一个質問更有力地揭

穿了全部陰謀活動。

“一个月以前，你會叫我到你的辦公室，勸我放棄我的政治觀點，脫離我們的黨而加入你們的政黨。特別是你會跟我說，為了保持你的尊嚴，同時也保持我的尊嚴，你並不要求我檢舉任何人或揭露任何消息。那末，請你給我講講這個謎：假如我肯放棄我的主張，我就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好人！只因為我不肯放棄我的政治主張，我立刻就變成一個‘奸細’了！”

攝影記者在法庭上拍下的這個令人永遠難以忘懷的場面是這次審訊中最突出和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場面；兩種人物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方面是秘密警察，他們以撒謊造謠進行特務活動為業，出賣祖國並企圖以金錢購買人類的良心；另一方面是民族英雄，他們把叛徒駁得啞口無言，粉碎了全部司法陰謀。

這次審訊使那些滿以為可以利用這個案件來繼續進行以誣蔑造謠為目的的國際宣傳活動的人們大失所望。正如貝勞揚尼斯在辯護詞里所指出的，這次審訊使人想起一句俗語：“一座高高的山養出來的却是一只小小的耗子”。法新社的報道說明貝勞揚尼斯對這次審訊所作的評價是正確的。1952年2月22日的“每日新聞”^①刊載了這樣一篇報道：“巴黎21日電。據雅典法新社報道，密切注意暗藏發報機案件的觀察家，今天聽到警察局總監巴諾布洛斯的証詞以後，

^① 極端保皇法西斯報紙，支持右派希臘人民聯盟。——譯者

都感覺十分惊奇，他們本來希望他揭露一些惊心动魄的消息，結果他所說的無非是些老生常談和一些人人盡知的事情。除此以外，該社記者還談到關於密碼本的一些文件和倫蒂斯昨天發表的聲明，這個聲明實際上是企圖恫吓那些要求法庭作公正判決的人們。”

希臘共產黨對於本案的立場

保皇法西斯劊子手企圖用這個新的充滿誹謗和虛偽的案件來誣蔑希臘共產黨，企圖通過攻擊黨的杰出領導人之一尼科斯·貝勞揚尼斯來攻擊黨的政策。從這個案子一開始的時候，希臘共產黨就揭露了挑撥者倫蒂斯和他的美國主子的一切陰謀詭計。希臘共產黨認識到自己對人民的責任，因而在一系列有關本案的聲明和決議中闡明了黨的政治路線。希臘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1952年2月23日發表聲明說：“希臘共產黨從來沒有隱瞞過自己的政策；為了揭穿保皇法西斯分子和美國占領者的無恥謊言，它聲明：希臘共產黨隨時準備——就在雅典——跟保皇法西斯分子和美國占領者在一個政治案件里當面對質，但是必須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予以應有的保障，同時這一案件必須在人民和具有威望的國際民主進步團體的監督之下進行審判。”希臘共產黨在1952年2月18日的聲明中曾鄭重地宣布：“他們控訴我們進行非法活動。我們回答他們：所有希臘愛國志士最神聖最合法的权利和義務正是反對他們的非法行為和他們的‘法律’。在今天的希臘，最神聖最莊嚴的法律就是努力不

懈地反抗美国統治者和他們的走狗強加在我們身上的一切，反抗他們的非法行为。

他們控訴我們联合其他党派人士和其他政治团体。我們回答他們：所有的希腊人民，不分男女，不論他們屬於什麼党派，只要不甘心忍受美帝的殘暴統治，只要热爱和平，渴望民主，要求大赦，我們就联合他們，跟他們合作。

我們在这里郑重声明——虽然普拉斯蒂拉斯表示否認——普拉斯蒂拉斯本人就不止一次地要求跟希腊共产党合作，并且跟希腊共产党的代表联系过。

他們控訴我們注意他們的飞机场。我們回答他們：对于我們來說，毫無例外地了解他們的一切反人民活动是头等重要的事。我們要在人民面前把这些活动完全揭露出来，号召人民坚决地反对这种活动。在这个斗争中，我們担負了組織人民并領導人民的任务。

控告我們給外国作間諜的人，正是那些为了美元而把自己連身体帶灵魂整个出卖的人，正是那些公开拍卖希腊，在普里弗伊面前爭先恐后殷勤献媚的人……。

他們攻击希腊共产党和重审貝勞揚尼斯，無非是为了掩飾目前維尼齐洛斯在里斯本所干的新式贩卖奴隶的勾当。正是他，献出七十万希腊人給美国杀人强盗充当炮灰。”

普拉斯蒂拉斯政府当然从来沒有答应过在雅典的一次公开审讯中跟希腊共产党作一次对質。但是全体希腊人民都看到了希腊共产党这篇声明，并且深刻地体会到这篇声明的意义。挑衅者处心积慮地布置这一系列的訴訟陰謀活

勁，本來是想置貝勞揚尼斯和他的同志們于死地，但是這篇聲明使他們陷入了極端不利的地位。

希臘共产党的历次聲明和決議都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件，對於殺害尼·貝勞揚尼斯的凶犯們來說，它們是嚴厲的控訴書。這些凶犯的滔天罪行是一定會受到人民的制裁的。

普拉斯蒂拉斯悍然下令執行死刑

審訊完畢以後，普拉斯蒂拉斯政府陷于狼狽不堪的地位。法庭判決的執行遭到希臘全體人民和全世界輿論的憤怒抗議。就是在普拉斯蒂拉斯政黨的內部也發出了反對的呼聲，要求制止殺害我國的民族英雄這一罪行。這次審訊沒有證明任何問題，在希臘人民的面前，它反而使貝勞揚尼斯更其成為爭取希臘民族獨立和和平的一個偉大的象征。由於人民群起反對法庭處決貝勞揚尼斯死刑，政府內部發生了裂痕，內閣幾乎倒台。有三個閣員，卡塔利斯、約西夫和帕巴波里蒂斯，曾對首相表示，如果執行法庭的判決，他們就要辭職。

政府首腦普拉斯蒂拉斯的蠱惑人心的言論和競選諾言，通過貝勞揚尼斯案件受到了考驗。普拉斯蒂拉斯自己的報紙也紛紛發表聲明，反對執行這一判決並認為執行判決是一種罪行。

普拉斯蒂拉斯竟不顧國內和全世界人民的抗議，於3月30日殺害了尼科斯·貝勞揚尼斯，這樣，他就把自己的名字

跟近年来最卑鄙無耻的罪行永远联系在一起，并且完全暴露了忠实地履行美帝国主义者意旨的卑劣的劊子手面目。在希腊的殘暴的美国統治者曾表示，政府能否繼續掌握政权决定于它对貝劳揚尼斯处死問題所采取的态度。政府用跟普里弗伊进行卑鄙交易的办法，用杀害尼科斯·貝劳揚尼斯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政权。于是，1952年3月30日星期日那天，希腊人民的偉大英雄被杀害了。第二天，希腊人民就把他的墓地当作聖地。雅典的五百个大学生不顧危險和迫害，以希腊人民的名义在人民英雄的墓前献了花圈。花圈上写着：“献給英雄尼科斯·貝劳揚尼斯”，“安眠吧。我們一定加倍警惕。”杀害貝劳揚尼斯的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地傳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所有的劳动人民無不表示沉痛的哀悼。貝劳揚尼斯的名字越过了希腊国境，成为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旗帜。

尼科斯·貝劳揚尼斯的辯护詞^①

“我們斗争，是为了能够看見在希腊的国土上兴起一綫沒有饑餓、沒有战争的美好的生活的曙光。这就是我們奋斗的目标，在必要的时候，我們情願献出我們的生命。我相信，今天你們审判我們，就是审判爭取和平的斗争，就是审判全希腊。”

我認为，这次审讯跟上次审讯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經過一番更周密的布置，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把它重新提出来而已。只有被告——也只有这些被告——才能在这个問題上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首先，这次起訴是在匆忙中布置的。我們的律師很少到警察局来看我們，我們既沒有和他們談話的机会，也沒有准备必要材料的時間来反駁檢舉我們的証人。帕潘德里歐先生在最近一期“艾拉达报”上發表評論說：这次起訴是在外国干涉下产生的。如果我們不相信这种說法，这样匆忙地提出起訴簡直是一件完全不可理解的事了。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在准备过程中或者是在开庭期間，这次审讯都是在一种駭人听聞的恐怖情況下进行的；偵訊和預审是在警察局單人牢房里进行的；羈押在警察局的被告是在一种陰森恐怖的情形下押解到法庭上来的。至于旁听人的成分，新聞界已經提出抗議。所有这一切，不但严重地妨碍了許多被告陈述意見的自由，甚至妨碍了他們的思想自由。

审判長：用不着談別人，談你自己的事吧。別的公告沒有这么多怨言。

① 人民战士在軍事法庭上的辯護詞全文都是根据雅典政府新聞局發表的口述記錄整理出来的。当时法庭上的情况、听眾的反应、証人的証詞以及战士及其律師提出的質問，都是根据上述記錄和雅典各报的报道整理出来的。——法文版編者

貝勞揚尼斯：审判長先生，这些事跟我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件鬧得滿城風雨的大案子中，那些期待揭露一些惊心动魄和無可抵賴的罪証的人，結果大失所望，他們仅仅得到机会証明这么一句俗話：“一座高高的山养出来的却是一只小小的耗子”。就是新聞界也感到失望，說什麼“某些文件被隱藏起来”，某些文件“沒有公布”，等等。因此發生了一系列互相否認的否認声明。起先，說某些文件由于內容有关国家安全应予保密。不久，第二个否認声明又說根本就沒有其他文件！但是，昨天的報紙又肯定地說有其他文件。所有这一切都証明这不是什麼某些文件应予保密的問題；事实上，这不过是拿一些事先捏造的謊話玩弄花样而已。

审判長：你过着这样恐怖的生活，却能天天看到当天的報紙！

貝勞揚尼斯：最近四天来我才能看到報紙。任何恐怖手段也不能把我吓倒，因此我不承認我生活在恐怖中。另外一点值得提出的是：这次审讯自始至終显然是在一种抱有成見的情況下进行的，尤其是出庭作証的人，他們的成見更深。此外，起訴方証人的身分也是很成問題的。

起訴方証人几乎都是警察局的工作人員，他們跟我們作对已有二十五年之久，他們都是迫害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手。大家都有这么一种印象：他們簡直是到这里跟我們算清賬来了，因此一个个都是居心叵測，毫無信义。他們歪曲希

希腊共产党第三次大会的決議——特别是这个決議中曾經轟動一時的那段文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証。

**一个政党是否真正爱国，只有当祖国的
独立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胁的时候，
才能得到正确的評價。**

我認为不論人們对于这个決議的意义是否具有相同的見解，法庭上所說的一切和決議的原文之間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起訴方証人竭力說明每个共产党人都是間諜，共产党人不是希腊人，希腊共产党根本不是希腊的政党。我想一个政党是否真正爱国是不能光憑別人的言論来判断的，特别是国内政党之間的敌視和仇恨达到頂点的时期。当前希腊的情况正是这样。当阶级斗争尖銳化的时候，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公民是否真正爱国，不能仅根据一些誣蔑和夸大之詞来加以断定。我想举一个例子來說明这一点。美国的大富豪万德比尔特因为拿出几万美元保釋几个共产党员而到法庭受审的时候曾說过这样的话：“在这个时代里，法庭对一个普通刑事犯是能够諒解的，但对那些跟他們的政見（指跟法官的政見）相反的人則一定要加以卖国賊的罪名。”我的看法是：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公民是否真正爱国，只有当我们祖国的独立、自由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胁的时候，才能得到正确的評價。这是一塊試金石，是判断一个政党是否爱国的一个标准。如果拿这种尺度来衡量希腊共产党，那末，可以断定，它是一个热爱祖国的道地的希腊政党。我再

举一个例子：由于墨索里尼发动侵略，我们祖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时薩查利阿第斯立刻从监狱里发出一封庄严的呼吁书，号召全体希腊人民把每座桥梁每个城镇都变成进行解放斗争的堡垒。連麦塔克薩斯本人鑒于形势的需要，也不得不把这个呼吁书刊载在他的那些报纸上面，并把它散发给当时正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希腊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而有所动摇。当时的形势是，苏联不愿意替别的国家火中取栗，同时对未来的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因而跟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协定。当时人们满以为薩查利阿第斯将另作打算。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我们以整个的心热爱希腊

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分子侵入希腊以后，我们在这段时期不仅跟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英勇作战，而且在馬其頓，特别是在色雷斯，也拿起了武器抵抗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分子，并且因而牺牲了很多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在雅典被任命为名誉教授的費洛夫，在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占领希腊时期曾担任首相。而我们，当納粹分子允许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开进薩罗尼加的时候，则组织大规模示威运动从而阻挡住他们侵入馬其頓西部，难道人们会忘记这一点吗？让我再谈谈关系我个人的事，虽然谈到个人是绝不应该的。但

我要談的并不是許多被告如拉薩里雅迪斯和卡洛佛里雅斯等人在这个时期丧失了亲爱的家人，我也不談我的家庭所受的那些痛苦和我本人被德国和意大利的占領軍拖到集中營里面的情况。我要談的是另外一件事。1944年4月，当盟国准备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綫的时候，中东的英国司令部为了轉移德軍的目标，曾命令拉高尼地方的希腊抗德軍加紧反抗德軍，这样，就可以使德軍相信盟国准备在我国作战，而把一切軍事措施集中在貝洛卜奈斯南部。我那时刚好得到一个情报，知道一个德国將領为了檢查貝洛卜奈斯南部的軍事工程，將帶着他的參謀和一个支队从我們这个地区經過。英国人曾問我們怎么办，是否准备襲击。这句话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我們杀死一个德国將官要付出極大的代价。以前發生过类似的事。希腊抗德軍在古尔諾弗曾炸毀一列德国軍車；囚禁在阿克洛諾栢里的一百二十个希腊共产党干部立刻就被槍杀了。但在这样的時候，不应当有所躊躇。我毅然决然地向我手下的人發出襲击令。德軍开到以后，抗德軍馬上襲击，結果德国軍官当时身亡——我已想不起他的名字，也沒找到那个时候的报纸。他的參謀以及許多士兵也都被我們消灭了。納粹德軍为了报复，在凱撒利亞尼槍杀了二百个共产党员，他們都是囚禁在哈依达里集中營里的党的优秀战士。在这个时期，报纸上發表了这样一个公报：“1944年4月25日德軍將領二人遭人暗杀，为了进行报复，我已發布命令將一百一十名共产党员立即执行槍决，并將基略奇村完全毀平。署名者：希腊警察保安队最高

司令官”，这个人不是別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希瑪納。

這就是我們的活動情況。這就是我們又不容辭地所承擔的犧牲。我們就是這樣熱愛希臘——以整個的心熱愛。事實勝於雄辯，我想這些事實已經足以使誣蔑我們的人啞口無言了。我還可以提出一個文件。請你們讀一讀1951年10月希臘共產黨二中全會的決議，你們可以看出這是一篇充滿愛國熱忱的文件。還有一個事實也可以充分證明我們不是祖國的叛徒：假如我們真是祖國的叛徒，我們在人民面前早就威信掃地了；作為一個黨和一個組織來說，我們早就不存在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儘管我們遭到迫害，遭到屠殺，我們的政治影響還是不斷地增長着。

就是右派政黨也不相信我們是叛徒

我還可以舉出一個更有意義的事實：在許多問題和許多事情上，有不少屬於其他政黨的人士自願地跑來跟我們合作。無論如何，這可以證明至少這些人並不相信我們是叛徒。

下面是幾個實例：

有一個極有名望的雅典人，並且還是右派希臘人民聯盟^①的積極分子，他卻跟希臘共產黨地方領導機構在財政上有過聯繫，並且現在還有聯繫。我國金融界有一位享有盛名的人物，他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但他也曾跟我們聯

^① 右派希臘人民聯盟是希臘的保皇法西斯政黨。領袖貝貝格斯。

——譯者

系过許多事情。此外，有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的一个党员，去年还把美国駐希腊大使館米諾尔的一件致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报告轉給我們，讓我們公开发表。在这个报告里，米諾尔指出希腊所有的政党不但懦弱無能，而且都贪污腐化。我的看法是，只有在美国大使館的同意下才会發生这样的事。我还能举出許多类似的例子，但是由于不便說出姓名，所以也就無須再多举了。总之，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并没有把我們当作叛徒。

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的是，今天你們所审的案子正是你們已經审过我們的一件旧案。在上次审讯中，將近二十名被告的唯一罪名是傳遞情报，說卡尼洛普洛斯、帕巴乔治奥、著名的維司答基斯(曹迪罗斯的私人秘書)、新聞 总署的柴沃揚尼斯以及許多其他我已想不起名字的人，都是某一情报机关的人員。第一天审讯的情况就給人一种 惡劣的印象，連軍事法庭本身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主要的起訴方証人都拿不出任何証据来，眼看这次审讯要变成一幕喜剧了。于是第二天审判長又傳原証人安吉洛布洛斯到庭，讓他提出新的証据。安吉洛布洛斯交出一套影本情报，其实他應該把原件也拿来的。这套影本証件包括有关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各式各样的情报。这些情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卡尼洛普洛斯在报告里說他以前参加过某一情报組織（你們始終沒有允許我說明这个問題）。总之，帕巴乔治奥以前是这个組織的首腦，他承認1950年8月卡尼洛普洛斯曾向他建議把这个組織重新恢复起来，这件事当时曾遭到反对。事后有

个名叫卓尔夏蒂斯的跑去見卡尼洛普洛斯，自告奋勇地說他可以使卡尼洛普洛斯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这个卓尔夏蒂斯無論是在上次审訊或者这次审訊中都沒有到法庭来过，至少沒有以起訴方証人的資格出現过。这个曾經向卡尼洛普洛斯建議要使他 and 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卓尔夏蒂斯，从卡尼洛普洛斯手里得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后来就由秘密警察部門拍照制成影本。归根結底，在这件事情上，我沒有任何責任，可是因为这件事，我竟又一次被帶到法庭上来受审。起訴書確認这些人成立了一个諜报組織。在第一次审訊的时候，王室檢察官在起訴書里就以盛傳一时的情报活动作为提出控訴的主要論据。他不但提到有發报机，还暗示已經审訊了收藏發报机的人并且判了刑。而这时距發現所謂發报机还有兩三天。

今天在这里所談的，在上次审訊的时候都談过了。所以在本次审訊中沒有任何新的东西。

秘密組織

今天在这里曾說到希腊共产党的秘密組織。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自从1903年列宁建党以来，这已成为共产主义政党的一个原則，当时列宁就曾指出，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必須互相結合起来。当类似509法令的一些法令还存在的时候，秘密組織是党保衛自己的必要武器。从1925年邦加洛斯專政以来，希腊共产党就轉入地下。党利用它的秘密組織来發展一切合法組織，以便使合法組織能更好地完成

任务，引导人民为面包与自由而进行斗争。正因为这样，敌视我们的人才疯狂地破坏我们的秘密组织，采取种种恐怖的措施来对付秘密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我并不否认我是为了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才回到希腊来的。还应该指出一点，我在国外只不过逗留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楚我们所采取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政策，因为在这点上我们双方有一些误会和不同的意见。我并不想再谈过去的事，我们所做的事不是对方可以谴责的。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究竟是誰挑起了12月事件和国内战争。

战争的责任并不在我们这方面。无论如何，首先停止而且不得不停止内战的正是我们，我们宣布将尽力争取面包、自由、独立和大赦。但是，流亡在国外的人们竟被認為是希腊的“威胁”！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希腊人是被迫逃往国外的。首先，所谓他们被引誘到外国去受军事训练这一点，根本就不是事实。陆军参谋本部办的“司徒拉萧底卡·内阿报”曾经一再报道，說他們在外国的工厂、集体农庄或者其他工作场所像“奴隶”般地工作着……。因此，今天这里所講的那些流亡人士都在受訓的話不过是一种新的污蔑而已。远离祖国原是一件痛苦的事。每一个流亡国外的人都以一种憂伤的心情想念着自己的家乡。証人在这里說的話都是謊言和污蔑。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些报纸登过几張关于希腊兒童的照片，这些兒童都戴着技术专科学校的便帽（他們正在那里讀書）。有人竟以此来証明他們正在受军事訓練。可是在“国民先驅报”上我們看

到一篇标题为“希腊的孩子”的报道：“匪徒的电台声称，报纸上登出的关于希腊儿童的照片遭到了曲解，因为他们的制服竟被認為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所办的学校的軍服。該电台指出：有一个孩子的确在捷克斯洛伐克，不过他穿的制服并不是軍服，而是矿工的工作服，这可以从交叉着兩把鋤的帽徽上看起来。你看，就是鉄幕国家里的人也都承認在这些国家生活的希腊兒童是在極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这些孩子竟被迫作矿工，为赤色法西斯服务。連他們自己也承認了这些国家里有这样残酷的事。”

真实的情况是：我們并没有进行任何顛复希腊的活动，而且我們从来就沒有这种企圖。流亡在国外的人只不过是為了謀生而工作，無論成年人或者兒童，他們都渴望回到希腊。但是只有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另外一种政治气氛下，只有彼此之間的敌視和仇恨消除以后，販卖仇恨者停止进行挑撥离間以后，他們才有可能回到祖国来。

起訴書提出的另一点是关于我們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和苏联的关系。每个政党都有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資产階級政党的对外政策也不完全是一致的。有些政党拥护美国的政策，另外一些政党搖摆于英美兩国政策之間。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对外政策。我們深知，假如希腊卷入新的战争，只会使国家毀灭。因此，为了希腊的利益，應該尽量避免一切可以引起战争的冒險行动。我們深信，美国干涉是損害希腊的利益和侵犯它的独立的一种行为。关于这个問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前天我們大家都曾等

待着普里弗伊發表談話，普里弗伊本人也感覺到有發表談話的必要。他的談話發表了，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希臘人應該先問一問美國大使館的意圖，然後再決定自己的政府的命運”（見1952年2月23日“自由論壇報”）。我認為我們不應當使希臘的命運這樣緊密地依附一個大國的 policy，因為這樣做是損害它的獨立自主的。倘若發生新的戰爭，希臘不應該站在跟蘇聯敵對的一方面；我們跟蘇聯沒有發生過任何糾紛，而且幸賴蘇聯的幫助，我們才獲得了自由。上次世界大戰中，假如不是蘇聯的一千五百万勞動人民犧牲了生命，也許歐洲現在還呻吟在希特勒德軍的鐵蹄下面。根據我們的意見，希臘的政策應該像蘇聯的政策一樣。誰能認為這是一種賣國政策呢？我們就是以這種為祖國服務的政策為原則來觀察我國的政治生活，來注意這種政策在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的各種表現，當然也要注意我國可能出現的備戰活動。總之，我們應當隨時了解我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幕後活動情況。其他黨派的政治人物可以自由地到查沙拉都斯的咖啡館或者國會大廈的走廊去探聽一切消息，我們却過着地下生活，不得不以另外一些方法來獲得同樣的消息。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我們要从楚台洛斯的私人秘書和新聞總署署長的私人秘書等方面探聽各種消息，我在上次受審的時候已經談到這一點。這種情況跟你們所控告的間諜活動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我手邊有一份殘缺的“民族日報”，上面有這樣一段報道：“紐約消息。根據‘泰晤士報’駐塞浦路斯島尼高西記者電訊，美國將在該島建立

一个大規模的空軍基地。這一基地將供‘B 36’型飛機（六個引擎的美國重轟炸機）使用。三千名航空人員將長期駐在該島。”

捏造的密碼電報

現在我要談談另一個問題。自從上次審訊結束以後，到底又發現了什麼新的材料作為這次起訴的根據呢？起訴書的主要內容之一是說無線電發報機是我的。但是，如果我真是領導這樣的工作，那末至少我應當到暗藏發報機的地方去過一次。所有說我到過卡里替亞區的各种証詞都不能證明任何問題。只有阿爾吉亞蒂斯一個人說有一次我從那兒走過，以後他看見牆上張貼的照片才知道是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阿爾吉亞蒂斯跟我一起關在阿克洛諾栢里的監獄里面。我想他用不着看照片就可以認識我。毫無疑問，阿爾吉亞蒂斯在這個問題上的証詞充分地說明了他和他的兄弟都是卑鄙懦怯的小人，其他一些証詞也很露骨地說明了這一點。

起訴書提出的另一点是“拍給黨的領導機構的電報”。據說這些電報被截獲而且譯出來了。在這方面也有許多令人費解的問題。在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情形下，誰能担保這些電報的真實性呢？有人硬說這些電報是真的，但是，為什麼瓦夫蒂斯沒有把密碼本燒掉呢？我們把這些電報的真實性來分析一下吧。在公布出來的電報中，沒有一件是揭發什麼秘密事實的。巴齊斯所指出來的事情以及其他一連串事

实并不是什么秘密，那完全是报上发表过的一些消息。我們还可以指出許多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例如，据说有一封“电报”里有这样的话：“21号囚犯已于8月初入獄，他从獄內告訴我們，應該把他列入候选人名單內”。我从来沒有关在監獄里，而是一直羈押在警察局拘留所的單人牢房里。退一步說，即使这些电报都是真的，哪一点能作为按間諜罪起诉的根据呢？这些电报据说都是給党的領導机构的，这一点并不能構成罪証。关于这个問題，我可以讀一段“每日新聞”的报道：“法国共产党領袖莫里斯·多列士一年多以前曾因患癱瘓症前往苏联治疗，此后他就在苏联領導法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人道报’第一版上發表了多列士接見法国共产党書記奧古斯特·勒戈尔^①时的一段談話，据说多列士的健康情况已能允許他積極參加党的領導工作。”在我被捕以前的一百件“电报”里，只有兩件有軍事消息。我被捕以后的电报里，很少有軍事性消息。有一个电报提到某一荒島正在兴建工程，还提到希腊土耳其同盟条約的条件之一是希腊必須放棄收回塞浦路斯。总之这个电报里所談的不过是我們同土耳其的关系。如果我們注意到最近有一家土耳其報紙發表了一篇关于塞浦路斯和陀台卡奈士問題的文章，我想誰也不能認為这个电报有什么軍事性質了。引用这些电报里的文字，必須把前后文一併引用，否則毫無价值的。据说有一个电报里談到阿舍拉陀—阿卜斯进行防

^① 勒戈尔已于1955年11月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出党。——譯者

御工程这样一件事。在那兒能进行什么防御工程呢？也許不过是建筑警察宿舍吧。而且那里究竟是否进行防御工程是很容易調查的。这就是在我被捕以后这段时期內所傳遞的一些消息。上次审讯中提出来的“軍事”情报比这次还多。这就是希腊和外国反动报纸所瘋狂叫囂的“間諜活动”。

希腊共产党的經濟来源

現在我再談一个問題，关于錢的問題。即使我們承認巴齐斯說的話都是真的，也只是指一年半內不到四亿德拉馬的那笔开支。假如我們拿这个数字和其他政党的开支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笔巨款。例如，普拉斯蒂拉斯政党的竞选費用和貝貝格斯到貝洛卜奈斯竞选所花的費用，都达到了兩亿德拉馬。这样对比一下，希腊共产党用四亿德拉馬來支付流亡者和他們的家屬以及被捕入獄的人們的生活維持費，支付地下工作、宣傳設備和印發宣傳品等方面的費用，难道是一笔巨大的款項嗎？这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这錢笔打哪兒来的呢？不外是在國內和国外募捐，例如在法国。在国外，有三万名希腊政治流亡者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假如每人仅仅捐獻一个工作日的工資，希腊共产党就可以得到四千五百金鎊。在这个問題上，我沒有什么別的話可以补充的了。

**你們審判的是爭取和平的鬥爭，
你們審判的是全希臘。**

內政大臣曾經聲稱這次審訊具有重大的教育意義。我也認為它的教育意義的確很大。從這個案件里我們所能得到的教訓是：這種審訊是不可能傷害希臘共產黨的。歷史證明：希臘共產黨在人民中間已經扎下了根，十分深的、不可摧毀的根，它是用希臘共產黨人在為希臘和希臘人民而進行的鬥爭中所流的鮮血灌溉的。我們對世界上最進步的人所發明的最正確的學說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心。我們的努力和我們的鬥爭就是為了在希臘乃至全世界把這個學說變為現實。我們熱愛希臘和希臘人民的程度遠遠超過那些控告我們的人。這種熱愛在希臘的自由、獨立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脅的時候已經得到證明。我們鬥爭，是為了能夠看見在希臘的國土上興起一綫沒有饑餓、沒有戰爭的美好生活的曙光。這就是我們奮鬥的目標，在必要的时候，我們情願獻出我們的生命。我相信，今天你們審判我們，就是審判爭取和平的鬥爭，就是審判全希臘。我沒有什麼別的話了。

審判長：休庭五分鐘。

審判長（休息以後）：我們不是叫你在希臘共產黨的問題上作什麼解釋，而是叫你說一說參加這個事件的活動情況。

你什麼時候回到希臘來的？

貝勞揚尼斯：根據起訴方証人的証詞，是在1950年7月。

審判長：我們叫你自己說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貝勞揚尼斯：我沒有任何理由答复你這個問題。而且，這是無關緊要的。可能我是在5月或者4月（1950年）回來的。

審判長：在回到希臘以前，你受過起訴方証人所說的那種訓練嗎？

貝勞揚尼斯：我覺得這太可笑了。我何必去學使用無線電發報機的方法呢？我參加地下工作已經二十年了。

審判長：那你一定是個行家了。

貝勞揚尼斯：過了二十年地下生活，還要受這類訓練，未免太滑稽了。

審判長：你到阿爾吉亞蒂斯家去過嗎？

貝勞揚尼斯：沒有，一次也沒有去過。

審判長：你用過阿爾吉亞蒂斯的汽車嗎？

貝勞揚尼斯：沒有。

審判長：你跟朴隆比蒂斯會過面嗎？

貝勞揚尼斯：沒有。

審判長：為了各種開支，你接受過別人的錢嗎？

貝勞揚尼斯：我有維持我個人生活所必需的錢。

審判長：你到比斯巴諾斯鐘表店去過嗎？

貝勞揚尼斯：他自己在証詞里也沒有這樣說過。

審判長：昨天提審的一個被告說，瓦夫蒂斯對於你這次被捕感到非常高興。你對這一點怎樣解釋？

貝勞揚尼斯：每個人可以有每個人的說法。

審判長：你和瓦夫蒂斯的关系很密切嗎？

貝勞揚尼斯：我早已對你說過，我同瓦夫蒂斯從來沒有什麼關係。

接着，審判長又向貝勞揚尼斯提出有關密碼電報的一些問題。貝勞揚尼斯堅決否認這些密碼電報的真實性。他也不承認在暗藏無線電發報機這件事上有罪。

審判長：你認識凱萊第提斯嗎？

貝勞揚尼斯：不認識。

審判長：他從沒到你家去過嗎？是不是他以職務上的關係可能認識你，而你並不認識他？

貝勞揚尼斯：真可笑。難道他的任務是監視我嗎？

審判長：關於交換三名軍官的那封信，你有什么可說的？

貝勞揚尼斯：我沒有給任何人寄過任何信。

審判長：你跟其他被告碰過頭嗎？

貝勞揚尼斯：請你問那些被告吧。至於我，我不願意答复這樣的問題。

王室檢察官：我想你已經以充分的自由向我們陳述了你黨的政策……

貝勞揚尼斯：我能怎樣做就怎樣做。

王室檢察官：你很自由地講了話。你自己也說過你沒有什麼別的話了。我呢，我也想向你提出幾個問題。假定那些密碼電報是真的，那末，我問你：你要知道第二十四兵團駐在貝來斯的左邊，伊斯丹貝伊地區並未設防等等消息，這跟你黨的政策有什麼關係呢？

貝勞揚尼斯：如果說我完全肯定其他一些電報不是真的，那

末，我敢更肯定地說你所談到的電報都是假的。

王室檢察官：剛才我已經叫你假定都是真的。

貝勞揚尼斯：不管怎麼樣，假如有人給我什麼情報，我是樂于接受它、記住它的，因為它對我的黨可能有些用處。

一個法官：你是一個人回來的，還是跟其他人一塊兒回來的？

貝勞揚尼斯：一個人回來的，而且幾乎是合法地回來的。

一個法官：為什麼那些外國人把兩萬八千個孩子扣留在他們的國家里而不交還給我們呢？

貝勞揚尼斯：沒有任何外國人拒絕交還我們。但是拿目前的情況來說，這些孩子怎麼能回來呢？他們是可以回來的，不過，一定要在某種條件下。

一個法官：關於在某一島上修建飛機場的消息，你有什麼可說的？

貝勞揚尼斯：這跟“雅典人報”報道的關於軍隊中進行選舉問題的機密文件一樣，這是新聞記者和政黨一向關心的一個消息。

一個法官：但那純粹是一個軍事消息。

貝勞揚尼斯：那是你個人的一種假設。

一個法官：關於那張記載着坦克的類型、裝備、編制和使用方法的字條，你有什麼話說？

貝勞揚尼斯：我根本不承認它是真的。

一個法官：你在這兒對我們講過，你曾經和許多政治人物有過接觸。你是不是從報紙上搜羅來的名字，以便在這兒提出來聳人聽聞？

貝勞揚尼斯：我認為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假如我真有意聳人聽聞，我早就把他們的名字和具體事例說出來了。

一個法官：被告，你老實說吧，你本來是為了進行間諜活動才回希臘來的，從起訴書和供詞中可以看出領導這個組織的就是你。你一定和你的國外領導機構有聯繫。你是用什麼方法和他們互通消息的呢？

貝勞揚尼斯：我不願意答复這個問題。

艾麗·約尼杜的辯護詞

“為了希臘，為了把希臘從第一次被外國占領後即已陷入的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我們奮鬥，我們獻出自己的生命。”

假如硬加在我身上的罪名僅僅跟我一個人有關係，毫無疑問，我早就竭力加以駁斥，指出這是卑鄙無恥的誣告，簡單說來，就是我要做一個希臘男人或一個希臘女人在這種情形下所要做的事。但是，問題似乎並不這樣簡單。有些事是叫人很費思索的。並且這些事在上次審訊時就已經發生了。上次審訊時曾着重談到警察克隆底里斯控告我們進行間諜活動的一個報告。但是，在法庭的判決書里，這個

控告好像被忽略了。上次审讯时会十分重视王室检察官要求把我们按间谍罪审讯的公诉。在议会里还有内阁的两个阁员对于这件事发了言。一个说，这个案子不能成立，应当停止审讯而把我们交给另一个法庭处理。另一个阁员说我们是间谍，应当按间谍罪进行审讯。这都是很费思索的事情。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所谓我们曾经参加这些活动的罪证在上次审讯时已经具备了，那末，我们这个案子应当早已审理完毕；或者是：当时追求的目的是想叫一个有权下令执行死刑的法庭来审判我们。但是，上次审讯是在一个特别法庭上进行的，要想执行死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第三个问题，也是很费思索的。那就是关于寻找有效方法控诉共产党的问题。主要起诉方证人曾说，我个人曾在贝劳扬尼斯和朴隆比蒂斯二人之间担任过联系的任务。我想这就是在上次审讯中给我判罪的理由。被告当中的主要告发人巴齐斯列举了他遇见我三四次的情况。他在证词中说，1949年曾有一次看见我和朴隆比蒂斯在一起，还说1945年在特里卡拉遇到过我。之后，他又提到1943年的事，最后他说1947年我们曾讨论过关于“昂德”杂志的问题。对于这一切我不想答辩。我认为整个审讯过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不是关系个人而是关系整个共产党的问题。总之，假如共产党是一个间谍分子的党，那末，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间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审讯都是不必要的。用这样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给任何人加上一个罪名。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件很便利的事情。但是，结果将使希腊的情势

更加严重。我想有一点已經得到充分的証明，那就是在打击共产党的时候，它的敌对者是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方法的。可是一个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的政党，总是不断地获得新的光荣称号。最后，事实証明，你們的控告不仅是针对着希腊共产党，而且想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拖进这个案件里。

今天，無論是誰，只要看一看報紙就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各国共产党、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都在为和平事業奋斗。当然，有人竭力想使我們相信，这种为和平事業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不是出于苏联的誠心誠意。但是，不能不承認，面对着北大西洋公約，苏联只是用爭取和平的斗争来回答。希腊共产党乃至其他各国共产党也都是这样。

（被告坚持被告人等并不是敌国的間諜而是为希腊服务的战士；为了把希腊从被占領以来即已陷入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他們情願献出自己的生命。她还指出，从那时候起，希腊人民不是受英国的奴役，就是受美国的奴役。至于强加在她身上的罪名，她宣称，她坚决否認并且不屑于加以答辯。）

王室檢察官：你接受过巴齐斯的錢嗎？

被告：我拒絕答复這個問題。

塔吉斯·拉薩里雅迪斯的辯護詞

“我相信，希臘共產黨進行鬥爭是為了人民，為了我們
大家都能過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審判長先生，法官先生。我沒有許多要說的話，我也不想多費你們的精神。一切事實都是很清楚的，我想不出還能再做什麼新的補充。我只想說幾句話，弄清事情的真相，明確幾個問題。首先我要對你們講一講過去。大約在九年以前，也許就在這個大廳里，希特勒的一個軍事法庭審訊過一個人，把他判處並執行了死刑，因為他為了祖國的自由，為了把希特勒匪幫驅逐出希臘以外，進行過英勇的鬥爭。這個人是我的父親。差不多同一時期，在色雷斯，那時候它還被保加利亞法西斯匪徒占領着，保加利亞的一個軍事法庭審訊了一個女人並判處了終身監禁，因為她為了色雷斯的解放，為了把保加利亞法西斯匪徒驅逐出希臘以外，進行過英勇的鬥爭。這個女人是我的母親。他們把她丟在一個監獄里，假如那時候我們的盟邦沒有取得勝利，她可能已瘐死在獄中。我的母親為了解放事業而遭受的犧牲，我們本來期待着解放以後至少會得到一種精神上的報答。結果適

得其反。五年以来，我的母亲从这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判决始终没有下来。这就是她作了斗争和牺牲之后所得的酬报。

现在说说我个人的情况；九年以后历史重演。今天我也在一个希腊军事法庭上受审了，罪名是从事颠覆活动。我是被人当作祖国的叛徒而受审……我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并不在于他所说的话而在于他的行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是叛徒。我家的历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它的历史完全不是叛徒的历史。我并不否认我晓得有一个地下组织。不错，我早已知道，并且我还出力掩护过它。我这样做有两个理由：一、为了履行对我父亲那样的人应尽的责任；二、因为我个人也和这个组织有同样的思想。虽然我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希腊共产党党员，但我一向相信并且永远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我相信希腊共产党奋斗是为了人民，为了我们大家能够过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我坚决否认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我深信希腊共产党不是间谍分子和卖国贼的政党。假如我的父亲是一个卖国贼，他就不会死在希特勒匪帮手里。假如我的母亲出卖祖国，她也就不会被保加利亚法西斯匪徒判处终身监禁。不仅我的母亲是这样，好几千人同样受过酷刑，遭到惨杀。我不能承认那些人都是卖国贼。我一向相信并且现在还相信，一个地下组织的存在完全是出于情势的需要，它可以更好地组织争取和平与大赦的斗争。我现在相信，将来也相信，当我协助掩护地下组织，我做的是停止流血和打开监狱大门的

工作，以便使囚犯和流亡者重新得到生活的快乐，在这些人的里面，就有我的母亲在内。因为这样，所以我认为我的责任是不把地下组织的活动方式洩露出来，假如那样做的话，我才真成了卖国贼。

王室檢察官：你的母亲被保加利亚军事法庭判过罪吗？

拉薩里雅迪斯：判过罪。

王室檢察官：解放的时候，你在特拉斯吗？

拉薩里雅迪斯：在。

王室檢察官：你看见过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国旗兄弟般地交叉在一起吗？

拉薩里雅迪斯：看见过。

王室檢察官：那末，你的母亲怎么会被保加利亚人判过罪呢？

拉薩里雅迪斯：保加利亚军事法庭和解放时的情况，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母亲是跟保加利亚法西斯匪徒斗争的。

王室檢察官：哈尔基底奇地区正在进行防御工程，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拉薩里雅迪斯：不明白。

王室檢察官：第24和第44兵团驻在特拉斯，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拉薩里雅迪斯：不明白。

王室檢察官：第303营驻在貝来斯，伊斯丹貝伊海峽沒有設防，你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吗？

拉薩里雅迪斯：不明白。

王室檢察官：伊斯丹貝伊在什么地方？

拉薩里雅迪斯：我根本不知道。

英国律师史坦萊·穆尔 对本案所作的声明

英国的杰出法学家、哈尔丹协会（英国社会主义派和进步分子組成的社团）理事会理事、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会员史坦萊·穆尔，曾亲自到雅典为这些人民战士辯护。

“这个案件——他向新聞記者声明說——从辯护的观点看来，是用最卑鄙下流的方式进行的。它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进行的。法庭从上午九点到晚上十点都在办公，有时一直到第二天黎明还在繼續工作。

任何遵守最起碼的审判原則的法庭，也不能根据雅典軍事法庭提出的那些証据給被告判罪。

我手边有关于本案的一切文件材料。其中沒有一件，我重复說一遍，沒有一件足以証明任何一个被告傳遞过軍事秘密。关于阿尔吉亞蒂斯的証詞，沒有一个英国法庭会对他的话加以任何考虑，因为他同时是被告又是任职很久的秘密警察。事实上，本案的被告就是希腊共产党。每一个希腊共产党党员都是被告。警察局总监巴諾布洛斯在法庭上的直截了当的發言，已經很明显地把这一点着重指出来

了。他說：

‘希臘共產黨是間諜分子政黨。因此，每個希臘共產黨黨員都可以當作間諜犯予以逮捕、審判和處刑，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是希臘共產黨黨員。’”

談到起訴方証人的時候，英國法學家這樣說：

“至於這些人的品質，你們可以根據警察巴齊斯作為檢舉証人在法庭上的一段發言來判斷，他說：‘希臘共產黨在戰爭期間也採取一種跟愛國主義相反的政策。因為共產黨人殺害德國人，結果使德國人對希臘居民進行報復。’

我可以給你們舉出一個事實，好讓你們更明白希臘愛國志士究竟是為什麼被判罪的。有一個被告從前是一個海員，也是希臘海員工會的會員。在開庭的時候，法官這樣問他：

‘你從前是希臘海員工會的會員嗎？’

‘是的，我從前是。’

‘希臘海員工會在馬賽開會的時候，你參加了嗎？’

‘參加了，因為我是會員。但是，每次開會的時候，我從來不說一句話。’

於是警察方面作出了這樣驚人的結論：‘你一句話不說，就因為你是黨的高級幹部。’”

談到暗藏的發報機和秘密住所以及美國和希臘特務在審訊過程中交給法庭的偽造密碼本的時候，英國律師這樣說：

“即使我們承認關於密碼本的這些證據都是真的，即使

有几个电报涉及军事問題，交給法庭的那些电报的內容也不过是一般性的，要不就是希腊人都知道的一些事。”

英国律师还着重指出，在發报机的問題上，据警察局說，使用它的是一个名叫瓦夫蒂斯的工人，即使我們承認警察局的这种說法，所有关于密碼本的一切論据也会不攻自破的。据保皇法西斯警察說，瓦夫蒂斯遇害以前，曾被包圍四十小时。“那末，警察局所提供的关于密碼本的那些証据，在采用的时候就应当特別慎重，因为瓦夫蒂斯有充分的时间銷毀最重要的文件，也就是說銷毀密碼本。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他决不会讓这些能够害他的朋友們的証据落在警察手里。”后来，穆尔先生又談到無線电信号問題，警察局認為这些信号和某些电台播送的消息符合，穆尔先生就这一点作了如下的說明：“这种符合是很容易解釋的，所謂秘密信号其实就是根据無線电台所播送的东西組成的。总而言之，对于貝勞揚尼斯和約尼杜兩個人，只要事前故意使他們的名字符合于密碼本上的某一个密碼，就可以制造各种‘証据’来陷害他們。在英国法庭上，这类証据是站不住脚的。”

穆尔先生着重指出的另外一点是全体希腊人民都坚决反对执行死刑：“我所遇到的雅典市民，甚至極右派的人士，都对我說应当撤消死刑判決。但是，最后他們又說：‘我們不敢公开这样講，因為我們害怕。’据我看来，要是沒有希腊女犯的絕食运动^①和各种不同政治見解的希腊人民的坚决反对，被告們早已被处决了^②。

由于全世界的抗議，这种主張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毫無疑义，右派还要千方百计地繼續杀害希腊的民主領袖，貝勞揚尼斯和約尼杜包括在內。例如，最近宣布，判处死刑的希腊海員工会总書記、比雷省議員安托尼斯·阿巴塞洛斯，就要在本月13日提交法庭重新审判。”

穆尔先生最后肯定地說：“只有全世界輿論界不断地增加压力，希腊爱国志士的生命才能保全。全世界輿論界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所謂間諜案是毫無事实根据的；这种案子在全希腊乃至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只証明了一点：执行死刑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治暗杀。”

① 阿威爾夫監獄中的七百名女犯曾宣布絕食，要求取消杀害貝勞揚尼斯和約尼杜的同志們的判決。——譯者

② 穆尔發表這篇聲明的时候，貝勞揚尼斯还没有遭到杀害。——法文版注

从单人牢房寄出的信

(尼科斯·貝勞揚尼斯和他的妻子
艾丽·約尼杜从卡里薩亞拘留所单人牢房
寄出的最后几封信)

給斯大林大元帅的信

雅典軍事法庭王室檢察官已經根据捏造的間諜罪名請求法庭判处尼科斯·貝勞揚尼斯、艾丽·約尼杜、拉薩里雅迪斯及其他被告死刑。

我們現在写信給您——英勇的世界和平战士。我們現在又一次揭發战争販子的陰謀，他們想以判处死刑的方法在我們的長期陷于苦难的国家里煽动仇恨，想把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和自由生活的渴望淹沒在我們的血泊中。

我們請您亲自出面制止这一正在策划中的新罪行。

尼科斯·貝勞揚尼斯
艾丽·約尼杜

給法国“人道报”的信

給“人道报”。

給所有为了把我們从劊子手的魔掌里拯救出来而斗争的人們。

我們的亲爱的偉大的朋友們：

我們永远不能忘記你們为我們所做的一切。你們为了把我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而作的动人的崇高的努力，在人类爭取摆脱战争和飢餓威胁的美好将来的历史上，將成为最美丽的一頁。

現在威胁着我們的危險是空前严重的。只有你們百折不撓地努力奋斗，才能制止希腊再一次进行屠杀。我們在死囚牢房里等候着特赦委员会的决定，現在特向你們表示感谢。

尼科斯·貝勞揚尼斯

艾丽·約尼杜

塔吉斯·拉薩里雅迪斯

1952年3月11日

于卡里替亞拘留所

(給意大利“团結报”的信与此相同)

尼·貝勞揚尼斯的最后一封信

問題就在这里

希臘神話告訴我們說，奧林普山的諸神曾下降到塵世來受雅典法庭的審判。這個神話突出地說明了古代法庭的威信高到什麼程度。現在的法庭却跟工廠一樣機械，對愛好民主的公民加以千篇一律的判決，假如那些神今天還在，並且不幸又是戰後希臘政府的政敵，它們為了規避這種法庭的審判，早就遠遠地逃出希臘了。從1945年到1950年這五年中，法庭作出了五萬個判決，約有五千人被判处死刑。其中約有兩千人已被處決，許多女人都沒有倖免，有的是老婦，有的是十七歲的少女！

這種法庭，在某種情況下，對於一個下流的騙子或者一個殺人犯倒能加以體諒，對於思想敵人却是毫不留情的。現在我只從許多實例中舉出一個：希臘的兩個杰出的教育家索·蘇加拉斯和尼科斯·凱斯基拉斯曾經被判死刑，他們請求復審，結果一個普通法庭審訊後宣告無罪！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這麼野蠻殘酷呢？

希臘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因為掌握我國政權的統治階級一向是以借外債來維持不健康的生活的，它們從來不設法開採我國的豐富資源。因此一般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始終是很低的。由於人民群眾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都很落

后，少数財閥的寡头政治能够比較容易地統治人民、剝削人民，而不怕引起严重的社会动乱，这种情况和大宪章运动以前的英国大致相同。但是在希特勒匪帮殘酷統治时期，人民武装反抗占領者的斗争發展成了爭取改善生活条件和实际参加国家政权的人民斗争。从这个时候起社会上开始發生严重的冲突，解放后不久这种冲突就达到了頂点。右翼分子破坏了英国曾經保証实行的著名的瓦基查協定，并对民主党派人士發动了瘋狂的进攻。成千上万的公民遭到了卑鄙的暗杀，好几百人走进叢林参加了游击队。內战就是这样开始的。三年以后，由于政府的力量在人力和装备方面都占压倒的优势——尤其在装备上，双方是五十与一之比——民主軍被迫退却，內战才告結束。

但是，三年过去了，希腊右翼政党中那些販賣仇恨和鮮血的販子，在美国主子的支持下还一直以执行司法工作为幌子，进行着一种隱蔽的單方面的內战。他們制造了一个法令——著名的509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参加任何左翼組織的人都被認為有用暴力顛复国家的企圖；在这种罪名下，法院就可以逮捕，交付軍事法庭审判，而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判处死刑就是判处終身監禁。

最近以来，在国内外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凡是被認為違反这一法令的人們，都送交普通高等法院审判。这种法院的法官尽管極端反动，但判刑总算还不太重。这种情况引起了还掌握着国家的一切重要职位的右翼分子的憤怒，六个月以前以違反509法令的罪名审讯了我們并且判了死刑，現

在却又根据麦塔克薩斯独裁政权的一个穷凶極惡的法令——375法令，把我們帶到軍事法庭上重新审判。这一法令只規定犯間諜罪者处死刑或終身監禁，却没有說明究竟什么行为是間諜活动。軍事法庭是由一些軍官組成的，他們以特別軍事法庭法官的身分，曾把好几十乃至好几百公民送到刑場上。那些檢举我們的証人都是三十年来一直迫害我們的人。他們在法庭上所陈述的理由是：一切左翼分子，一切共产党人，或者簡單地說所有同情苏联的人，都是間諜。

为了使我們無法进行辯护，他們把我們一直关在警察局的單人牢房里，不許我們做任何事情，从禁止看报一直到不許有一張紙和一支鉛笔。我們就跟拖到屠宰場的羊群一般，在一大队警察押解之下，从警察局到法庭去受审，他們不讓我們跟我們的律師直接接触。交給法庭定罪的証物是兩部無綫电發报机；照起訴方証人的說法，希腊共产党和农民党的領導机关就是使用這兩部發报机跟本国的支部互通消息的。他們还交給法庭几封無綫电报（上面都是一些無关紧要的、任何法庭都不会重視的消息），那些迫害我們的人說，他們在一年前查获了这些电报，現在在“查获”發报机和所謂密碼本之后已經把这些电报譯出来了。

这个案件使我們回想到契諾費也夫那封有名的信，毫無疑問，誰都可以随意交給法庭一些“事先弄好的”無綫电信号，就說这些信号是在去年查获的，今年才把它譯出来。誰来檢查呢？誰能証明这是一种傳送信号的謀陰活

勁呢？

非常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作为犯罪证据的信号，日期都在1951年春季，而我和約尼杜从1950年以来就和外界完全隔绝。尽管如此，只是因为我們沒有放弃我們的政治主張，法官还是把我們判了死刑。这跟伽里列案件一样，只要我們在这方面肯說一句話，就可以避免這場訴訟，就可以避免判罪。

他們控訴我們进行間諜活动，这是一种卑鄙無耻的誣蔑，是沒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被告們的历史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反証。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自此以后，在漫長的二十年当中，我完全致力于为我国的民主、独立和繁荣而斗争的事業。

由于我的政治主張，反动派把我从雅典大学开除，在麦塔克薩斯独裁时期，把我流放、关在監獄里多少年。我本来很可以選擇一种舒适的生活，为个人創立一番事業——我有一切条件那样做——我却宁願过一种畢生受迫受害飢寒的凄惨苦痛的生活。意大利和德国占領者曾把我关在好几个集中营里。我很僥倖地从那里逃出来，在和英国派遣的工作人员紧密合作之下，我尽了一切力量跟匪帮們作战。

解放以后，我繼續进行政治斗争，同时我还負責主持“艾来夫特洛斯·莫拉斯”那个政治經濟杂志。在1945年短短的休息期間，我繼續作了一些研究工作，完成了“希腊經濟發展史”和“希腊当代文学史”兩部著作。这两部書都沒有得到發表的机会，因为新的迫害阻碍了它們的出版。

1946年以后，我又被搜捕了。他們已經杀害了我的全家，現在又給我安排了同样的命运。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許多人都是这样。

这种向左翼分子瘋狂进攻的單方面的內战，只能加深希腊的灾难。但是，如果右翼分子肯表示些許誠意，願意拯救和复興我們的国家，使人民过愉快的生活，那也是十分簡單的事情，因为只要做到下面几个字就可以：民主—大赦—和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哪个政府提出这样一个政綱呢？正像英国的一个名作家所說的：問題就在这里！

尼·貝勞揚尼斯

1952年3月12日

附言：这封信是我在單人牢房里，在跟外界完全隔絕、等候着死亡到来的情况下很潦草很匆忙地写成的。也許在你們讀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經不在人間了。我衷心希望我們所流的血不是白流，能帮助这一橫遭蹂躪的国家恢复和平。不幸的是，将来的結果恐怕适得其反，因为右翼分子从来不願意听人談起人民友好和团结。但是，不管將來怎么样，一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以無限感激的心情，念念不忘那些曾經努力、現在还在努力企圖把我們从劍子手的魔爪下营救出来的人。

貝勞揚尼斯向記者發表的談話

“阿拉吉報”公布了希臘民族英雄尼科斯·貝勞揚尼斯在該報記者訪問時所發表的一篇談話。貝勞揚尼斯對該報記者說，策劃這次訴訟的人，無論是本國人或者外國人，對希臘共產黨所進行的鬥爭事業作了極端的誣蔑；被告們的律師既沒有時間也不可能閱讀文件和準備辯護。因此，我們只得在種種極不平等的條件下進行鬥爭。儘管如此，審訊過程還是証明了，希臘共產黨為了爭取祖國的自由和獨立是不惜任何重大犧牲的。

“民族日報”在評論貝勞揚尼斯對記者發表的這篇談話的時候這樣寫道：這篇談話引起了盟國的代表即美國和英國的代表的不滿。

艾麗·約尼杜在單人牢房寫的信

第一封信

我們在單人牢房里已經十二天了。對於那些喜歡進行大規模迫害的人說來，這可以算是一個空前的紀錄。起初，我們等待着度過執行前法定的那五天時間。現在我們又等待着特赦委員會的決定。當然，這個決定我們事先早已料

到。同时許多官方声明也讓我們确信不疑，这一决定必定是执行死刑。

因此，当你們讀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許我們已經不在人世了。关于这个曾經大事宣傳的著名間諜案，你們当然在報紙上已經看到，或者在各地已經听到許多消息。我現在只是很簡短地把这个案子說一下：

2月9日我們得到通知，这个案子將于15日开庭审判。他們只給我們四五天的工夫，在这四五天以內，我們和我們的律師必須把一切都准备好，来应付一个政权憑空捏造出来的訴訟案。对于这个政权來說，一个共产党人甚至一个普通左派人士的生命是絲毫不足輕重的。除了四个女的，其他被告在审讯以前和审讯过程中都被关在警察局的單人牢房里。我沒法告訴你們这些牢房的情况。在第一次起訴案里做起訴方証人的一个警察，把它們形容得好像是現代最完善的監獄。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加以否認。一切布置都是在警察局的指揮下进行的。我們每个人都由一个警察監視着，后面还跟着一大队宪警。他們把我們裝在押解囚犯的大卡車里，帶到法庭上受审。被告坐的板凳是專为这次审讯預备的。

宪兵和警察多到無法数清。另外还有許多希腊的和外国的記者。“說实話，这并不像一个禁止旁听的案子。”尤其是从开庭第二天以来，旁听席上坐滿了秘密警察局的人。甚至經過审查認為可以进入法庭的宪兵，都不准坐在旁听席上。我們一望而知那些起訴方証人是些什么人：他們是最

卑鄙的挑畔分子。从參謀本部反間諜机关的首腦人物一直到秘密警察局的头目，他們都在歌唱着胜利：“我們把捉不到的东西捉住了。”換句話說：在一年半以前，他們“發現了”神秘的电波，神秘的發报机，由于瓦夫蒂斯自杀的时候沒有燒燬密碼本，他們把这些密电也譯出来了……因此我們必須为揭穿这些电波和这种事先約定的信号而斗争。我們知道，只要掌握一些电波和一本密碼，任何人都会捏造这些信号……

但是，这样还不足以說明問題！进行間諜活动就一定要把这些信号傳送給某一个敌人。但是起訴書里只說了一些不知其名的国家，不知其名的机关。好，就讓他們去說吧！在审讯过程中，这一点搞清楚了。原来是指莫斯科……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国际軍。原来接受被告情报的就是这个地方。起訴方証人对于这个新發現再一次狂呼胜利。还用說別的么？剩下的無非是一些無關紧要的細節了。以上兩個“証据”就是希腊太上皇、參謀本部和秘密警察局所制造的案件的基础。

現在我再談談法律上的几个問題。我們的辯护律師曾經指出：最近被特別軍事法庭按叛国罪判刑的人，有些以前“已經受过审判”；对于同一个人为了同一事件进行兩次审判，是希腊法律所不允許的。律師还指出：法庭不應該仅仅根据起訴方証人的証詞来判决被告，尤其是，那些起訴方証人都是希腊有了共产主义活动以来一直迫害共产党的人們。辯护人还提請法庭注意：根据現行法律，軍事法庭并沒

有判处死刑的权利。这个法庭完全没有考虑这些论据。为了能让你们自己做出结论，现在我给你们举几件政治上擅权的行爲。

由于争取和平和大赦的人们的拥护才上台的希腊首相曾经宣布，凡是新政府宣誓就职以前所犯的罪都可以按照实现国内和平的宽大措施进行处理。政府宣誓是在1951年11月，而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在1950年12月被捕的。但是，首相的声明对于我们竟不发生效力，这真是不可理解的。

我本来想详细地告诉你们，希腊和外国的一些人物是怎样拿我们的头颅来进行血腥交易的。但是，那就需要许多纸张，而从死囚牢房发出一封页数过多的信是很困难的。现在我只是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虽然和外界隔绝，却从来没感觉到孤单。因为你们为了营救我们，为了使希腊永远摆脱大屠杀的噩梦进行着斗争，因为你们支持希腊人民为争取和平和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因为你们在我们的身边。你们不论生活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在希腊人民这样艰苦的时候始终和希腊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在这里谨向你们致以最热忱的敬礼。我们深信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和平和民主一定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艾丽·约尼杜

1952年3月12日

第二封信

(下面的兩封信是尼·貝勞揚尼斯慘遭殺害以後，艾麗·約尼杜從單人牢房裏寄給“人道報”的。該報于1952年4月29日發表了這兩封信。)

他們到底把他從我們手里奪走了，我們束手無策，竟絲毫無能為力。我們除了無限悲痛，深深哀悼并發誓替他報仇以外，再也沒別的話可講了。

他們是道地的殺人凶手，早上三點鐘就來了；在人們想像不到的那樣卑鄙、那樣全無心肝的布置之下，到早上四點半鐘就把一幕血腥的悲劇演完了。事前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當日一整天他們沒讓我們接見任何人。他們給他帶上了分量極重的鐐銬，連表示最後希望的時間都沒留給他。他們只允許我們隔着牢房小窗戶的鐵欄杆跟他永別。

在黑夜之中一切都辦完了。

殺人犯很明白，這種滔天罪行是見不得陽光的。

尼科斯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對這群胆小鬼來說，就跟無情的鞭子、燒紅的鐵一樣。他們竟以為用子彈就可以躲過！

他們自己很快地也會明白，假如認為只要貝勞揚尼斯一死，一切都算完結，那是多麼錯誤的想法。

對他們來說，尼科斯死了比活着還厲害。

对于謀害貝勞揚尼斯的那群胆小的杀人犯，我只引証
我国大詩人帕拉馬斯的几句詩：

一羣殺人犯在平原上發抖，
他們說這些人是強盜、逃兵、賣國賊，
他們以種種惡名加在這些人身上。
國王和所有的暴君都痛恨這些人，
但是真正勇敢的人，
真正的戰士，正在這些人當中。

人民英雄不是这些黑夜行凶的杀人犯所能杀 害的；任
何人都杀不死如此偉大的人物。他們的名字鼓舞世界各國
人民更頑強地战斗下去，爭取最后胜利。他們活在战士的
心里，像复仇的火焰一样地燃燒着；他們作为全世界青年的
榜样而永远活着；他們活在母亲們的心里。做母亲的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跟他們一样，也就是說跟尼科斯一样，也有一颗
純潔、偉大、热烈的心。有一个亲爱的同志會把尼科斯称为
海鷗。他是可以当之無愧的。他是海洋上的鳥，在任何大
風浪面前都不畏縮，不屈服，他永远是那样的勇敢。

我們信賴的正是这样的英雄；有他們站在斗争的前列，
我們一定会贏得胜利。

在审訊过程中，我們會听到人們的声音。人們說得
对：貝勞揚尼斯現在活着，將來活着，永远活着。

艾丽·約尼杜

附言：我們現在還被關在單人牢房裏。這封信就是在我們和尼科斯永別的那間牢房裏用他的筆寫的。

1952年4月1日

第三封信

（艾爾·約尼杜的第三封信曾以“復仇”作標題在“人道報”上發表。）

謀殺貝勞揚尼斯的凶犯沒有敢把他們的萬惡罪行進行到底。這群偽善者畏懼群眾的抗議怒潮，不敢將一個做母親的處死。

因此，如果我還能活在世上，那是因為他們胆怯。但是，我很想通過這封信告訴他們——因為在我的祖國里已經沒有一家自由的報紙——今後我將更加努力用他們給我“留下來”的這個生命致力於唯一的目的：復仇。“為了復仇，你必須活下去”。這就是尼科斯就義以前的遺言。全希臘，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們！我深信你們同我一樣，都聽見了這句話，你們一定會同仇敵愾地以同樣的怒火要求懲罰殺害貝勞揚尼斯和成千成萬和平戰士的凶犯，懲罰這群束縛人民的自由、殺害他們的最優秀的兒女的凶犯。

那些應負罪責的人，被自己的醜惡罪行嚇倒，一個個藏在別人背後，以為這樣就可以把自己隱蔽起來。但那是辦不到的，必須叫他們知道那是辦不到的。

我曾目睹这一血腥的齷齪勾当，我要把他们的名字都列举出来。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而是要用贝劳扬尼斯的血把这些名字写下来，深深地刻在你们的心里。我控诉对这次大谋杀应直接负责的一些人：首先是在希腊的美国特务头子，特别是普里弗伊和约斯特，他们命令希腊政府制造这次冤狱并执行死刑；还有议会和军队里的贝具格斯党徒，他们会政府对政府施用强烈的压力以实现这次大谋杀，从而在普拉斯蒂拉斯双手沾满鲜血的时候取得政治上的利益。我还控诉非希腊人的希腊国王，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签署给我们的战友判刑的命令。

我控诉巴诺布洛斯和秘密警察局的那一帮人。

我控诉参谋总长尼戈洛布洛斯和参谋本部的那一帮人，他们是服从希腊外国主子命令的最醜恶的走狗。

我控诉维尼齐洛斯，他忠实地奉行右翼政策（在希腊，右翼政策就是血腥政策），曾用全部力量使这次谋杀得逞。

我控诉伦蒂斯（尼科斯把他称作希腊的戴维·鲁塞^①），他和萨凯拉里乌一样，唯命是从地执行美国主子的命令，竭力为这幕醜剧进行准备。

我控诉给我们判罪的军事法庭法官，我控诉最高法院，他们以万恶的判决完成了这一罪行的“法律手续”。

我已经举出这次大谋杀的主要负责人。这些人已为大家所熟悉。他们无法隐藏，也无法欺哄任何人。

^① 戴维·鲁塞是反动的所谓“反对集中营制度国际委员会”的副主席。——译者

另外一些人，躲在幕后的陰險狡猾的殺人兇，才是最危險的分子。

这些人就是：首相普拉斯蒂拉斯將軍和他的內閣中的大多數閣員，主要是他的最知己的朋友司法大臣帕巴斯皮魯。現在他們竟推卸一切責任，竭力裝出皮拉特^①的那副可憐相，企圖把他們的叛徒面目遮蓋起來。當時普拉斯蒂拉斯只要吩咐一句話，就可以使死刑停止執行。他卻不肯講這句話。他曾正式聲明，凡是在他組閣以前所犯的罪一律不執行死刑，現在他竟違背諾言，偽善地表示“尊重”特赦委員會的決定。好像他事先并不知道這個決定似的！

他竟想叫我們相信，這一切陰謀活動他並不知情，其實連新聞記者都知道得很清楚。在尼科斯被帶走的時候，他們都到拘留所來了。

他以為演這幕偽善的劇，在大赦問題上說幾句謊話，就可以對希臘人民進行第三次欺騙。事實上，現在他的雙手已經沾滿了貝勞揚尼斯的鮮血。

假如普拉斯蒂拉斯將軍堅持他並不知情，那末，為了使我們相信他的話，他應當把那些應負罪責的人的名字一個個指出來。只有這樣，他才能避免人民的制裁，不致斷送他的政治生命。

假如他願意的話，他就應當接受我的挑戰；假如他真能這樣做的話，他就應當以人的資格和軍人的資格來回答

① 皮拉特是審訊耶穌並給他判刑的猶太地方行政長官。——譯者

我。

对于我提出的第一次挑战——我在法庭上曾揭發他的陰謀詭計——他像犹太似地回答了我：必須杀死貝勞揚尼斯，但可以留下我的生命。

但是，对这次挑战，他是不会答复的，因为他没什么可說的。他手上所沾染的人民英雄的鮮血，不是任何东西所能擦掉的。

以上就是这一罪行的主要負責入，就是著名的美国民主政策的奉行着。

我敢断言，人民的怒潮一定会很快地把他們埋葬在汹涌澎湃的复仇的波濤里。他們將作为杀害貝勞揚尼斯的凶手而遺臭万年。

艾丽·約尼杜

1952年4月2日

殺 害

滔天罪行

(下面是“自由希腊”無線电台所廣播的一篇雅典通訊，報道希腊民族英雄就义前后的情况。)

在这个血腥的星期天，雅典人都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十年来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希腊人民，不知经历了多少充满罪行的陰暗的早晨和血腥的夜晚，他們內心的苦痛不是言語所能表达的。

車灯的強烈灯光穿透了黑暗。整个雅典城被願狄打靶場的槍声惊醒了。天剛剛發亮，到处傳出了送葬曲的歌聲。

“他們趁着夜晚把貝勞揚尼斯杀害了。”

“他們把我們的勇敢的人夺去了。”

这个恐怖的消息立刻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遍全城，激起了人民極大的憤怒和切齒痛恨。

直到昨夜为止，希腊人民始終渴望着这件事能够平定下来，渴望着决定不执行死刑。为了营救人民英勇的兒子貝勞揚尼斯的性命，他們曾展开斗争。在全世界各国人民

声援之下，他們曾大声疾呼，示威，提出抗議。在某一个时期，他們曾經以为危險可以避免了。但是，就在昨天夜里，貝勞揚尼斯竟遭到这群陰險狡猾、怯懦残忍的屠夫們的毒手。他們終于杀害了人民素所敬愛的兒子。在这个美丽的春天，鸡冠花的花朵上也染上了鮮血……許多鮮血。

早上七点鐘，路上行人看見市政府的一輛大卡車穿过雅典街道，往魯甫方面馳去，所过之处留下了斑斑的血跡。他們都圍聚在便道旁边，以憤怒的心情望着血跡而停留不前。男的摘下帽子，年老的妇人在胸前划十字。血跡标志着昨夜的新罪行。“他們杀害了我們的尼科斯·貝勞揚尼斯”。在愛國志士所流的鮮血面前，大家無不感到震惊，憤慨万分。在雅典城中，从来還沒見過这样野蛮的暴行。

希臘呈現出一种混乱的气氛，情势愈趋严重。就是那些主張流血，主張执行死刑的人，面对着这一滔天罪行也不敢再有所声辯。全国的报纸，甚至一貫主張执行死刑的报纸，例如想拿貝勞揚尼斯的头給普里弗伊送禮的貝貝格斯政党的几个报，到了此时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的抗議呼声。

为什么終于执行了死刑呢？为什么不敢向人民声張而借卡車的灯光偷偷摸摸地杀人呢？为什么这帮凶犯不敢見陽光呢？为什么除了行刑的軍事警察以外不允許任何別人参加呢？为什么不讓被害者的母亲伴送死者的遗体到基地去呢？为什么把貝勞揚尼斯埋葬以后又把尸体刨出来埋在另一个基地呢？

这些問題一定会問得那帮杀人犯狼狽不堪，所以人民

并不期待他們的答复。人民早已曉得答复是什么。他們害怕貝勞揚尼斯。甚至在死了的貝勞揚尼斯面前，他們還怕得發抖。軍事法庭上的兩次斗爭，他手持石竹花時的微笑，在宣讀“處死刑”的判決書時他所發出的冷笑，凡此種種都把他們吓得戰慄不已。

保皇法西斯的報紙會極力掩飾有关不朽的英雄尼·貝勞揚尼斯的英勇气概。一直到最后時刻，他始終保持着鎮定，那群罪犯的眼睛會密切注意他，想在他的臉上發現一道皺紋，一种惊慌的表現，以便說：“英雄气餒了”。但是他毫無屈服的样子。在少数旁听人的口中所听到的关于这方面的情节虽然不多，但都是特別动人的。貝勞揚尼斯如同在籠中酣睡的獅子一般。早上兩点鐘，劊子手帕巴斯皮魯在答复一个新聞記者打来的電話時還說：“在任何情況下，死刑也不會執行。”

執行班已經在那里作行刑准备，他还竭力保守秘密呢。

早上三点十分，在第二次訴訟案內担任公訴人的王室檢察官，帶着一群劊子手到了拘留所。副所長奉命去把犯人叫醒。他走到貝勞揚尼斯的牢房門前。

“起来，尼科斯。”

貝勞揚尼斯从容不迫地从床上起来，說道：

“我們是出去放風嗎？”

“是的，尼科斯，我們帶你到行刑的地方。”

貝勞揚尼斯穿好了衣服，走出房門。

这个时候，在隔壁的牢房里，他的妻子艾丽也醒了。

“我的尼科斯，我，我也跟你去。”她在呜咽声中喊着说。

“你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妻子吗？”

在一群警察人员监视之下，他走近她的牢房外面。

“艾丽，你不必要求跟我们一道去。”他对她说。

他从牢房门上的小窗户里把他的表、皮包和他的像片交给了他的妻子。

“永别了，艾丽，”他微笑着向她说。“我再也看不见你了。”他隔着小窗户做出拥抱她的样子。

艾丽·约尼杜叫喊着：“我要同你死在一起……”。在这种声音伴送之下，他逐渐走远。

一个警察给贝劳扬尼斯带上了镣铐。在穿过院子的时候，他频频回头望着其他囚犯的牢房，向他们致敬。他还向看守们告别。警察把他带到一个大厅里，一个神父已经在那里等候他。贝劳扬尼斯拒绝了受刑前的宗教仪式。

早上四点钟，行刑的行列到了顾狄打靶场。场上冷清清的，深夜显得越发恐怖。马达停了下来。

在行刑的行列来到刑场的时候，三百呎以外索底里亚肺病隔离所的囚犯惊醒了，他们齐声喊叫：“不许杀害我们的弟兄！”

1952年4月1日“阿拉吉报”上写着：据因职务关系参加这次行刑的人们说，贝劳扬尼斯始终是那样的沉着冷静。他始终从容不迫，那种镇定的态度是很突出的。行刑

前，参加行刑的一个神父走到貝勞揚尼斯身旁，劝他相信灵魂的永生，他仅仅苦笑了一下作为回答。誠如那个神父所說，貝勞揚尼斯好像是一个“要把全世界都鎖在眼神里”的人。

早上四点十一分，在大卡車的灯光下，执行兵摆好了射击的姿势。二十四支美国槍的槍口对准貝勞揚尼斯。好比格拉莫斯山的一只威武不屈的雄鹰，他高抬着头，最后扫視了一下他行將离去的世界，扫視了一下整个大地。他聚精会神地傾听从索底里亞肺病隔离所傳出来的战友們的呼声。当子彈就要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高声喊道：希腊共产党万岁！喊声立刻被槍声淹沒了。希腊人民的值得自豪的兒子随着美国占領者的槍声而倒下。党培养了他，党教导过他怎样爱人生，爱人民，爱祖国，他对党滿怀着信心死去。他虽然倒下去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活在希腊人民的脑海里和心坎里。他已經成为生命的象征，为和平、自由而斗争的象征。就讓这群杀人犯在这个象征面前發抖罢。

希腊共产党对尼·貝勞揚尼斯 訴訟案及其被害的立場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 声明与決議

声 明

为美国統治階級効力的內政大臣倫蒂斯今天發表了几个“电报”的原文，他硬說这些电报是他查获的，并且从电文中可以証实共产党领导机构曾对“民主报”發过指示，并曾指派左翼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員，等等。

倫蒂斯發表的这些电报从头到尾都是假的。这是在普里弗伊指揮之下，由英美間諜机关和倫蒂斯所捏造的。他們对人民运动采取了新的鎮压措施，逮捕了流亡的左翼民主联盟議員，封閉了民主报刊，借此制造一种恐怖气氛，恫吓人民并阻止日益高漲的大規模的人民斗争。他們制造那些电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这些罪行辯护。

—倫蒂斯所捏造的这些电报，是在制造了所謂破获無綫电發报机种种謊言之后必有的一段文章。这一蛮橫無理的挑畔事件是与最近政治上所發生的新情势有密切联系的，特别是与瓦尔伐雷索斯所采取的新的恐怖措施，巴尔干所

發生的戰爭威脅以及把我国完全變成美帝國主義者的附庸的企圖有密切的關係。

希臘共產黨一向公開宣布自己的政策，讓人民了解它的政策。它的一切活動都是在人民中間進行的，而且是為人民所熟知的。這種活動就是為人民的生存，為滿足人民的要求所進行的每日的鬥爭，就是為了把人民和國家團結到爭取生存、和平、民主、大赦和民族獨立的鬥爭中來而作的堅持不懈的努力。

至於禍國殃民的間諜活動，只有美國統治集團的代理人，像貝貝格斯、普拉斯蒂拉斯、維尼齊洛斯、倫蒂斯一類的人物和整個保皇法西斯集團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金融寡頭才做得出來。這群把國家出賣給英美匪徒的人們的全部生活，不過是一系列連續不斷的叛國行為而已。

希臘共產黨號召人民更堅決地進行鬥爭，爭取政治上的各種權利，反對英美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僕從保皇法西斯分子。

希臘共產黨號召全體黨員，一切黨組織和所有善良的愛國志士：對於美國統治集團的新的挑釁活動進行英勇的反抗；向人民揭發普拉斯蒂拉斯的新的挑釁行為的真正目的；把人民統一戰綫建立在堅固的基礎上；積極領導人民為爭取麵包、工作、大赦、和平、民族獨立而鬥爭；提高警惕；加強組織機構。

人民的鬥爭一定要做到下列幾點：

驅逐以普拉斯蒂拉斯為首的欺騙人民、殘害人民、製造

饑荒的禍國殃民政府。

制止貝貝格斯的種種陰謀。

讓美帝國主義者從我們的國土上滾回去。

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

1952年1月21日

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聲明

普拉斯蒂拉斯—維尼齊洛斯政府為了遮蓋它最近對廣大勞動人民生活水平所展開的瘋狂進攻和把自己完全縛在美國戰車上的醜行，為了掩飾它新近在貝貝格斯法西斯集團面前所表現的屈服，為了轉移人民的視線，在美國占領者收買之下一再宣傳所謂“共產黨陰謀活動”的荒唐無稽的謊言。實際上，他們製造“查獲罪証”這個借口是有意把希臘共產黨牽連在內，從而打擊並且繼續打擊一切進步人士、民主報刊和一系列的社會團體，他們妄想用這種勾當來阻止人民反抗美國的絞索政策。他們的目的是要大量殺害像貝勞揚尼斯和格列索斯那樣的人民戰鬥隊伍中的先鋒戰士。

倫蒂斯，這一臭名遠揚的墨索里尼手下的密探，大量出賣國家利益的搨客，受過希特勒匪徒訓練之後，又在英美情報機關里對於特工方法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現在他就利用秘密警察局偽造證據的機構捏造了希臘共產黨致左翼民主聯盟等的一些假“電報”。他希望借此一方面可以便利美國的作戰計劃，鞏固美帝在希臘的地位，另一方面還可以享受

充当普拉斯蒂拉斯—維尼齐洛斯党徒所能享受的好处。反动集团的政府認為只要把左翼民主联盟打垮，联盟的盟員一定会轉而拥护普拉斯蒂拉斯和維尼齐洛斯的政党。

普拉斯蒂拉斯和他的党徒在普里弗伊和美国大使館指揮之下所干的这种捏造証据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他們不过是采用了他們的世界各地的老前輩在战前和战后所一貫使用的方法，这些方法早已被人揭露并且受尽世人的唾罵。希腊共产党政治局再一次声明：倫蒂斯的那些电报完全是假的。希腊共产党在对左翼民主联盟和对普拉斯蒂拉斯本人方面所遵循的政策并無任何不同。

凡是有益于大赦、和平与民主的一切努力和活动，不論来自何方，希腊共产党無不予以支持。它也向普拉斯蒂拉斯表示过願意和他合作，在大选的时候也支持过他。但是，当和平和民主的利益受到危害的时候，它对普拉斯蒂拉斯和对左翼民主联盟一样，曾經公开地加以坚决的反对。由此可見，希腊共产党絕不会和左翼民主联盟保持什么特殊的关系，就如同它和普拉斯蒂拉斯从来沒有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一样，虽然普拉斯蒂拉斯为了替自己的政党謀取利益，曾一再設法和希腊共产党建立私人关系，并且实际上已經建立了这种关系。

普拉斯蒂拉斯这一出卖民主运动的犹太，一貫欺騙人民，腐化墮落，实行反人民的政策，并完全依附于美国占領者。他担心罪行累累終必陷于复亡，所以先發制人，控訴了希腊共产党。

但是，像他这样想以瘋狂反共的極端卑鄙的手段来掩飾絞杀整个民主运动和消灭一切民主殘余的行徑，不过是抄襲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慣技，唯命是从地执行五角大楼和普里弗伊的指示而已。

在最近的这些“間諜案”里面，倫蒂斯、普里弗伊和普拉斯蒂拉斯所使用的陰謀詭計，同捏造收藏無綫电發报机的証据和以前倫蒂斯所主持的暗杀坡尔克事件，是一样骯髒的可耻勾当。

而且他們自己党里的人，甚至还是最有权势的人，已經公开地把这种陰謀正式揭露出来。在12月12日的“洪炉报”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許多年来，駐联合国的同一代表曾不断地向我国历届政府建議，应当利用联合国大会十个月的休会期間审判特务分子，另一方面应当尽量設法把他們按間諜罪交付法庭审判，即使偵查机关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証据因而無从提出起訴，也必須这样做。”

“洪炉报”上所說的代表恰恰就是“洪炉报”的股东之一，他是常駐联合国的希腊代表。

以上就是倫蒂斯和普拉斯蒂拉斯所干的齷齪勾当，帮助他們完成这项任务的就是像凯尔科斯和社会党領袖那样的挑衅分子，和像克里柯洛揚尼斯、維拉霍斯、帕帕康斯坦丁努、卡塔利斯等等著名的托洛茨基分子。

毫無疑問，用特务警察的一切陰險手法，他們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的。美帝国主义者对此或能

表示滿意。但他們欺騙不了人民，人民也不會受他們的誘惑，因為人民對於這群從事造謠誣蔑活動的匪徒早已認識得很清楚了。人民將以下面的口號來回答這次新的挑釁、新的進攻：

摘下假面具，祖國的叛徒！

麵包—民主—和平。

人民不要進行欺騙的政府。

我們要求採用以人口為比例的選舉方法進行自由選舉，再一次讓普拉斯蒂拉斯看看，人民對他所實行的政策和編造的謊言到底給予什麼樣的評價。

人民的回答將是：擴大團結全國民主力量的工作，努力不懈地為爭取麵包與和平而鬥爭，以最大的決心挫敗本國和外國剝削者的惡毒計劃與反人民的措施。

1952年2月1日

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關於美 國干涉者在貝勞揚尼斯第二次訴訟 中所進行的一切幕後活動的聲明

美國駐雅典大使普里弗伊回到華盛頓的時候，首先發表聲明，根據艾森豪威爾的命令，“目前已裝備好十個希臘師團，隨時都可以出動”（見1952年2月3日“每日新聞”），嗣後杜魯門也發表過同樣的聲明，由此可以看出希臘當前的局勢。

在貝貝格斯法西斯集團贊成之下，普拉斯蒂拉斯和維尼齊洛斯就這樣把他們所統治的希臘縛在美國壟斷資本家的戰車上。

當全世界具有英明遠見的最進步的人士，正在盡一切力量解決造成緊張局勢的一切糾紛從而鞏固和平事業的時候，普拉斯蒂拉斯和維尼齊洛斯兩個狼狽為奸的人所代表的希臘保皇法西斯分子，却甘心充當帝國主義統治者的走狗，恭順地執行他們的一切命令，並利用職權驅使我國人民給杜魯門當炮灰。

今天，美國的戰爭法律統治着全希臘，它把我國人民的生命、榮譽、自由和獨立都踐踏在它的鐵蹄之下。

這種美國法律禁止人民舉行爭取自由的示威運動，以極嚴峻的措施鎮壓勞動人民為爭取麵包而進行的鬥爭。許許多多的人都被送到刑場，只因他們說出了“和平”二字。由保皇法西斯分子統治的希臘，一切都在受着這種法律的桎梏。

這就是這次重審貝勞揚尼斯和他的同志們的原因。貝勞揚尼斯再度被審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和人民隊伍中的先鋒戰士，曾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進行頑強的鬥爭，反抗美國法律，反抗美國統治，反對美國的侵略戰爭，爭取麵包、和平與自由。

法西斯分子審訊貝勞揚尼斯不過是想再一次審訊希臘共產黨，他們的唯一理由是：希臘共產黨是美國統治的毫不妥協的敵人，它以自我犧牲堅毅果敢的精神反抗美國法律，

反对美国的侵略战争，争取希腊人民的生存、民主和独立。

· 不管普里弗伊、安舒特和倫蒂斯制造什么样的伪证，玩弄什么样的把戏，编造什么样的谎言，他们也不能掩蔽这铁一般的事实。

像倫蒂斯那样一个意大利占领者的帮凶，美国新闻记者坡尔克凶杀案的策划者，希腊人民的刽子手，谁能相信他？谁能相信他的无耻谎言？谁能受他的那些阴谋诡计的欺骗？

人人皆知驻联合国的希腊代表凱婁，多年来曾不断地向我国历届政府建议审判共产党人，“利用联合国大会十个月的休会期间……另一方面应当尽量设法把他们按间谍罪交付法庭审判，即使侦查机关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证据因而无从提出起诉，也必须这样做。”（见1951年12月12日貝貝格斯的机关报“洪炉报”）谁又能相信对于这次间谍案所提出的控诉是有根据的呢？

人人皆知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希腊和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的时候，艾奇遜在发言里曾对希腊竟然还存在着左翼民主联盟的组织深表不满。人人皆知在艾奇遜发言之后，倫蒂斯和他手下的一帮顾问和特务挑衅分子立刻着手捏造笨拙的证据，例如，他们会给加佛里立迪斯（被倫蒂斯二次流放国外的左翼民主联盟的十个委员之一）捏造一封“无线电报”，硬说这个电报是在他重新回到他被流放的地方阿依一斯特拉底斯两个月以前从雅典拍发给外国的……。人人都听到雅典电台在1952年2月7日中午曾

厚顏無耻地宣布，代理普里弗伊的美国代办查理·約斯特曾訪晤倫蒂斯，商談有关解散左翼民主聯盟的事情。根据上面所說的情况，誰不明白最近演出这幕司法醜剧的真正目的呢？

反动的內閣閣員普拉斯蒂拉斯、薩凱拉里烏和倫蒂斯在1951年12月10日議會开会的时候曾特別指出，貝勞揚尼斯的第一次訴訟案是“一种錯誤”，应当把貝勞揚尼斯和他的同志們提交一个普通軍事法庭审判；真要这样做的话，“毫無疑問，貝勞揚尼斯和其他被告早就被处决了”（引倫蒂斯的語）。国防大臣薩凱拉里烏有如一个吃人生番，他在這次議会上公然声称：“我敢担保他們一定会都被处决”——都被处决，也就是說，不只貝勞揚尼斯和他的同志們，就連獄中的三千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也包括在內。看到这批陰險狠毒的匪徒的声明之后，誰还怀疑第二次审讯貝勞揚尼斯的真正目的呢？

誰又見過像雅典法庭所演出的这样的司法醜剧呢？所有的被告一直被关在秘密警察局的牢房里，与外界完全隔絕，受非刑拷打，既不告以訴訟程序，也不讓他們和他們的律師會見！

普拉斯蒂拉斯政府和它的駐联合国代表曾一再提出保證，在貝勞揚尼斯一案里判決的死刑將不予执行。在上面那些事实面前，这种伪善的保證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就是統治全希腊的殘酷的美国法律：饑餓—絞架—战争。

今天，套在人民脖子上的饑餓的絞索越來越緊，失業人數日益增多，生活費用指數瘋狂上升，賦稅負擔不斷增加，通貨膨脹嚴重地影響着人民的勞動，戰爭威脅着人民，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憑空捏造出來的新聞課案不過是掩蔽真相轉移人民視線的烟幕而已。

為了抵禦人民的新怒潮，為了壓制千百萬勞動人民所進行的人民鬥爭的新高潮，他們才製造出這個新的司法醜劇。美國占領者不願意聽見任何抗議的呼聲，連嬰兒因為挨餓的母親喂不飽自己而發出來的哭聲都不願意聽。普拉斯蒂拉斯、維尼齊洛斯、貝貝格斯等人，所有這一批賣身投靠美國占領者的姦賊，連希臘總工會、公務員工會委員會等都包括在內，全在利用取權滿足美國占領者的夙願——殺盡希臘人民，毀滅希臘國家。

馬歇爾計劃的執行者艾爾文·布朗自1946年以來就在希臘開始進行他在歐洲所干的挑撥離間活動。幾天前他又來到雅典，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這已經是一件公開的秘密，公務員工會委員會大多數委員奉了美國主子的命令，在與政府和希臘總工會改良主義分子秘密勾結之下，故意不作任何準備工作而宣布了公務員大罷工，其目的不外是坐視此次罷工的失敗，以便給普拉斯蒂拉斯一個機會，實行裁減四萬公務員和“調整”希臘行政機構的計劃。公務員大罷工的失敗還可以使政府和希臘總工會的領導機構——這個領導機構的成員是由官方指定的——制止和破壞其他工人和雇員為滿足切身要求而進

行的斗争。今天世人皆知，三个月以前，在公务员罢工运动经过十五天顽强斗争已接近胜利的时候，公务员工会委员会在美国占领者和希腊政府的指使之下，出卖了那次罢工。

今天，美国战争法律正在扼着全希腊的咽喉。“美援”帮助希腊就如同绞索帮助被绞的人一样。

希腊最有权威的一个团体，希腊技术人员协会，特别是该协会主席、科学美术学院教授罗索布洛斯，曾大胆地抨击美国的弱肉强食法律，并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瓦尔伐雷索斯计划和美国“复兴”希腊方案纯粹是一种盗匪行径，其唯一目的是为了美国战争机器的利益来大量掠夺我国的资源；希腊并不需要这种“援助”，它所希望的只是别人不要干涉它，一切问题它能独自解决。

这就是真正的情况。人民很理解这一点。这些事实充分暴露出美国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贝贝格斯的“洪炉报”曾厚颜无耻地对这种悲剧性的情势作了如下的叙述：“美国人由于热爱希腊，急公好义地把他们的宝贵的金元送给了我们，而我们拿出我们的不值钱的血作交换的时候却表示愤懑不平。”另一个保皇法西斯报纸“阿克罗波利斯报”同样卑鄙无耻地说：保皇法西斯军队是“美国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在欧洲的第一个和主要的突击队”。

以上就是美国占领希腊的实际情况。我国人民对此早有深刻的了解。这使普里弗伊的奴才头子普拉斯蒂拉斯恐慌万状。仅仅四个月的工夫，他从“希腊人民的救星”一变

而为民主事业的真正叛徒，人民的刽子手，希腊的掘墓人。

这个刽子手和他的外国主子们在广大人民日益高涨的愤怒浪潮面前吓得发抖。因此他们才对希腊共产党展开猖狂的进攻，千方百计地污蔑它，打击它，消灭它。

具有这种狂妄企图的人并不仅仅是普拉斯蒂拉斯和普里弗伊。还有好几十个人也有过这种企图，但他们都摔得头破血流；因为要消灭希腊共产党就要先消灭人民，而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人民。希腊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于它只是为了人民而存在，只是为了人民、为了希腊而奋斗。它的不可摧毁的力量在于：一方面，普拉斯蒂拉斯和他手下的喽罗们所能给人民的只不过是饥饿、绞架和战争，另一方面，希腊共产党在它的旗帜上写着：工作、面包、民主、民族独立、和平。

普拉斯蒂拉斯匪徒集团践踏了希腊国家和人民所有最神圣的东西。它把本国的军队交给意大利指挥。希腊共产党则为国家的尊严、荣誉和民族独立而斗争。希腊国家已经变成一个黄蜂窝，所有的大骗子手、盗窃国帑的大贪污犯、敲詐騙財的政客、杀人的凶犯以及掠夺劳动人民劳动果实的剥削分子都窝藏在里面。

他们控诉我们进行非法活动。我们回答他们：所有希腊爱国志士最神圣最合法的权利和义务正是反对他们的非法行为和他们的“法律”。在今天的希腊，最神圣最庄严的法律就是努力不懈地反抗美国统治者和他们的走狗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反抗他们的非法行为。

他們控訴我們聯合其他黨派人士和其他政治團體。我們回答他們：所有的希臘人民，不分男女，不論他們屬於什麼黨派，只要不甘心忍受美國的殘暴統治，只要熱愛和平，渴望民主，要求大赦，我們就聯合他們，跟他們合作。

我們在這裡鄭重聲明——雖然普拉斯蒂拉斯表示否認——普拉斯蒂拉斯本人就不止一次地要求跟希臘共產黨合作，並且跟希臘共產黨的代表聯繫過。

他們控訴我們注意他們的飛機場。我們回答他們：對於我們來說，毫無例外地了解他們的一切反人民活動是頭等重要的事。我們要在人民面前把這些活動完全揭露出來，號召人民堅決地反對這種活動。在這個鬥爭中，我們擔負了組織人民並領導人民的任務。

控告我們給外國作間諜的人，正是那些為了美元而把自己連身體帶靈魂整個出賣的人，正是那些公開拍賣希臘，在普里弗伊面前爭先恐後慫慂獻媚的人。人民深深體會到這一點；同時這一點已成為一個規律了。每當他們向希臘共產黨瘋狂地發出叫囂的時候，每當那群賣國賊、挑撥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義務”助手向希臘共產黨進行攻擊的時候，人民就知道一個新的攻勢要發動了，饑餓的災難又要加重了，離戰爭更近了。

他們現在正在美國主子指揮之下，和土耳其雜牌軍互相勾結，在巴爾干半島上瘋狂地準備戰爭。他們所以滿懷仇恨地攻擊希臘共產黨，便是因為希臘共產黨毫不放鬆毫不疲倦地以堅決的態度揭露這種備戰活動。

他們攻击希腊共产党和重新审判貝勞揚尼斯，無非是为了掩飾目前維尼齊洛斯在里斯本所干的新式販賣奴隶的勾当。正是他，獻出七十萬希腊人給美国杀人强盜充当炮灰。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醜惡名声是遮盖不住的。

正当全世界所有的劳动人民，所有的进步知識分子，所有的政治家、学者、作家和善良的宗教人士，撇开意見分歧而團結一致为巩固整个人类所热望的和平这一基本任务而奋斗的时候，保皇法西斯分子在华盛顿和普里弗伊指示之下，却揮舞着火把到处放火。

在这种万恶的勾当中，貝勞揚尼斯的新的訴訟案和瘋狂的反共歇斯底里的高潮只不过說明了：他們所代表的战争威胁越来越严重了。世界上再也沒有比腐朽透頂的保皇法西斯分子更怕和平、更怕各国人民的大團結的了。在普里弗伊直接指示之下，普拉斯蒂拉斯政府里竟产生了一个限制人数的內閣會議——事实上等于一个內閣軍事會議——这一点充分証明保皇法西斯分子准备战争已經到了什么程度。危險也就在此。这种情勢要求我們，要求所有希腊爱国志士，所有希腊男女公民，提高警惕，更加紧密地團結在一起，进行更坚决更有組織的斗争。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保皇法西斯分子的瘋狂罪行，我們应当予以同样的唯一的回答：全国人民組成統一战线，为面包、民主与和平而进行斗争。在各个工厂、船艦、机关和企业，在各个市区和乡村，在军队和人民中間，采取一致行动。我們每一个人，男人或女人，不管在我們生活的地

方或工作的地方，一定要把这个統一战綫建立起来。

我們不要輕易放过時間，甚至一天的時間都不应放过。我們就这样和保皇法西斯作斗争，和普拉斯蒂拉斯、貝貝格斯作斗争。我們就这样把那些將自己出賣給敌人的叛徒和分裂主义分子的假面具摘下来，把他們孤立起来。我們就这样挫敗美国干涉者、普里弗伊和杜魯門在希腊所实行的罪惡計劃。

只要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与军队保持兄弟般的友誼来进行有組織的爭取和平的斗争，我們就能粉碎他們的陰謀。

全希腊的共产党员，人民的战士！你們應該进一步加强你們的組織机构，进一步加强和人民的联系。在人民爭取和平、民主、面包、大赦的斗争中，你們應該坚决地站在最前列。

希腊男兒！希腊妇女！团结一致进行战斗。

不許伤害貝勞揚尼斯和他的同志們。不許美帝国主义者干涉我們。打倒出賣祖国的普拉斯蒂拉斯。挡住貝貝格斯前进的道路。爭取在我国实现民主。爭取和解与大赦。爭取在全希腊和全世界实现和平。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1952年2月18日

誣陷案全部失敗，不准傷害貝勞揚尼斯

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聲明

為了污蔑希臘共產黨，為了使謀殺貝勞揚尼斯和他的戰友們的罪行合法化，普里弗伊和倫蒂斯製造的司法界大騙案終於被戳穿了。導演這幕醜劇的美國走狗倫蒂斯——盡人皆知的謀害坡尔克案的策劃者——昨天在議會里承認軍事法庭及其判決已經威信掃地。

但這個殺人犯並不因此而停止他的罪惡活動。為了挽回這幕司法醜劇自始即不存在的威信，他繼續不斷地以愈來愈卑劣的手段蒐集新的偽証。昨天倫蒂斯向議會聲稱薩查利阿第斯曾經指派一些議員和某一機關的領導人，却未說出究竟是哪一個機關。但是，誰都知道那些議員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正是倫蒂斯、普拉斯蒂拉斯和普里弗伊以“十分民主的”方式把他們從議會里驅逐出去了。他們還提到共產黨所“擁有”的“巨額”款項，但是誰不知道杜魯門曾以大量美元供給倫蒂斯，訓練間諜和空降特務，然後用美國飛機把他們空投到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美元的另一個來源就是保皇法西斯的中堅分子和美國官方人士以各式各樣公開的或秘密的方式走私販賣違禁品。

倫蒂斯提出的關於薩查利阿第斯同志的一切証據都是由他個人臆造出來的，跟事實毫無相同之處。希臘共產黨必須在此鄭重聲明，以免混淆視聽。

即使一个最笨拙的伪造者也会按照參謀本部巴巴塔納蕭所使用的保皇法西斯作法，制造一本跟任何人的名字都相同并可用以“控告”任何人的密碼本。在这方面，戈林和希姆萊显然比他們高明得多。

倫蒂斯、普拉斯蒂拉斯和他們的美国主子不敢批判希腊共产党及其政策，因为他們知道这样做在人民和全世界的輿論面前是不利的。

因此他們才乞灵于最明目張胆的最卑鄙下流的伪造者所采用的那种方法方式。

希腊共产党声明：倫蒂斯向軍事法庭和議会所提出的一切“罪証”，毫無例外，都是在英美諜报机关直接指示之下，由陸軍參謀本部和秘密警察局的偽証制造所捏造的。許多年來，这些人和这些机关豢养着一批特务—挑撥分子，他們的唯一工作就是制造“罪証”和用来反对共产主义的假文件。希腊共产党从来没有隱瞞过自己的政策。为了揭穿保皇法西斯分子和美国占領者的無耻謊言，它声明：希腊共产党随时准备——就在雅典——跟保皇法西斯分子和美国占領者在一个政治案件里当面对質，但是必須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予以应有的保障，同时这一案件必須在人民和具有威望的国际民主进步团体的監督之下进行审判。在对質的时候，斯塔克多布洛斯、哈查吉利斯以及坡尔克的兄弟都必須参加，以便由他們講講倫蒂斯所使用的那些方法。

希腊共产党的政策是很清楚的。簡短地說，它包括在

这两个口号里：为人民争取工作和面包。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社会主义与和平。

它的斗争方法也是人们所熟悉的：永远站在人民方面，永远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美国统治者和保皇法西斯集团却把希腊变成一个集中营，一座坟墓，一个大碉堡，一个便于进攻的桥头堡。

貝勞揚尼斯的訴訟案件不过是他們用以向人民和全世界輿論界掩盖他們的卑鄙勾当和罪惡陰謀的一个烟幕彈而已。

希腊駐联合国代表凱婁再三建議政府即使沒有找到任何証据作为控告的根据，也要把共产党人按間諜罪交付法庭审判，这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对左翼民主联盟所提出的控訴和对这一間諜案的罪惡审讯，是艾奇遜發表声明对于僕从国家保皇法西斯希腊存在着左翼民主联盟表示不安之后才开始进行的，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嗎？既然陸軍參謀本部声称許多年来他們一直掌握着貝勞揚尼斯从事間諜活动的証据，为什么这三个月来在貝勞揚尼斯因間諜案受审的时候却沒把那些証据拿出来呢？

那些电报上的日期，連他們自己都承認全是1951年，而貝勞揚尼斯从1950年以来就被关在單人牢房里，怎么能够把那些电报算在貝勞揚尼斯的眼上呢？

倫蒂斯枉費心机想恢复軍事法庭及其判决的威信，其实从这一系列的声明看来，軍事法庭及其判决的威信早已

有定論了。以拙劣的偽証嚴重地破壞了軍事法庭及其判決的威信的正是倫蒂斯本人。

當維尼齊洛斯在里斯本以和平戰士自居，聲稱希臘全力保衛和平的時候，倫蒂斯却在議會里高舉着火把，製造將冷戰變成熱戰的危機。至於普拉斯蒂拉斯，他準備拿貝勞揚尼斯的頭給艾森豪威爾送禮，作為絕對服從他的命令的表示。

倫蒂斯和普里弗伊所導演的這一幕司法醜劇，由於策動者本人所說的話破綻百出，互相矛盾，在全世界輿論痛加譴責之下，已經遭到可恥的失敗。倫蒂斯所製造的誣陷案不過是撕下了遺臭萬年的偽善者普拉斯蒂拉斯的那付“和平戰士”的假面具而已。這群偽造證據的劊子手的本來面目在人民面前暴露得更加清楚了。全世界的輿論都鄙棄他們。人民有足夠的力量制止他們的血手！

必須釋放貝勞揚尼斯和他的戰友們。必須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必須在全希臘、全世界實現和平。

1952年2月23日

希臘保皇法西斯分子的滔天罪行

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聲明

3月30日清晨四點鐘，劊子手普拉斯蒂拉斯和維尼齊洛斯，奉美國駐雅典大使普里弗伊的萬惡的命令，在靠近雅

與的願狄，杀害了希腊人民的、也是世界和平队伍中的偉大英雄貝勞揚尼斯同志。貝勞揚尼斯的死，使希腊共产党和希腊人民失去了一个領袖，使热爱和平的人类失去了一个旗手，一只威武不屈的雄鷹。

把貝勞揚尼斯处死是一种卑鄙的謀杀行为，是一种匪徒行为，是普拉斯蒂拉斯和維尼齐洛斯这两个劊子手跟法西斯头子普里弗伊进行的一樁罪惡的买卖。他們活像一帮綁票的匪徒，違反他們自己所定的法律，在早上三點鐘，把貝勞揚尼斯从卡里替亞拘留所死囚牢房里帶出来，借着大卡車的灯光，在黎明以前把他槍杀了。这群卑鄙的胆小鬼趁着黑夜偷偷摸摸地杀人，是因为害怕全体希腊人民的憤怒，害怕全世界千百万善良人們的憤怒。

劊子手普拉斯蒂拉斯和維尼齐洛斯这两个令人痛恨的人血販子把貝勞揚尼斯的头卖給了普里弗伊，希望他們自己的政党借此可以繼續掌握政权。“您把貝勞揚尼斯的头拿去，讓我們繼續掌握政权，因为我們侍候您比貝貝格斯侍候得好。”这样卑鄙的行徑，这样可耻的交易，怕很难找得出第二个例子。

普里弗伊用处死貝勞揚尼斯的办法来实现他的計劃：建立貝貝格斯專政（因为他一向認為貝貝格斯是帮助美国占領希腊的最好的工具），繼續在希腊更加殘暴地执行美国的政策——饑餓、絞架、战争。貝勞揚尼斯的处死，表示普里弗伊在政治上已經和希腊中派进步联盟及自由党决裂。薩凱拉里烏和約西夫两个閣員辞职以后，政府的联合局面

开始瓦解。现在普里弗伊只要再稍稍努力一下就可以把貝格斯特扶上台。普拉斯蒂拉斯和維尼齐洛斯的行动，正是替貝格斯特上台鋪平道路。

普里弗伊杀害貝勞揚尼斯，是因为他妄想用这种手段在愛國民主力量中間制造一道無法弥补的裂痕，借此来阻碍愛國力量的进一步团结和我国人民爭取面包、工作、和平、民主与民族独立的斗争的进一步展开。可是，貝勞揚尼斯的血可以变成、而且一定会变成使愛國力量团结一致的坚固的混凝土。一边是美国占领者和美国走狗；一边是所有的愛國力量。貝勞揚尼斯的遇害向中派进步联盟內所有善良的人们說明：普拉斯蒂拉斯是民主事業的叛徒，是杀人犯，是美国占领者的卑鄙走狗。当初普拉斯蒂拉斯要肯放手，貝勞揚尼斯是不至于判处死刑的。这一点，每个善良的人都很明白。要是在貝勞揚尼斯遇难以后，中派进步联盟的首腦們和盟員們对于普拉斯蒂拉斯所演的角色还抱什么幻想，那就等于对人民、对国家犯了罪。所有善良的人们，無論是中派进步联盟的盟員或者是自由党的党员都有責任跟卖国贼、跟杀害祖国优秀兒女的凶手斩断关系。我們一定要把为了营救貝勞揚尼斯所發起的运动变成一个起点，来团结我国所有愛國和民主的力量。

希腊人民和热爱和平的人类的偉大战士的那顆热烈的心，現在再也不跳动了。貝勞揚尼斯已經把他的全部精力和整个生命献給了希腊解放事業，献給了使民主和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取得胜利的偉大事業。貝勞揚尼斯死了，他

在劊子手普拉斯蒂拉斯和維尼齊洛斯向他發射的美國子彈下倒下去了。可是貝勞揚尼斯活在千百万人民的心里。进步人类的偉大英雄的紀念堂里，將刻上貝勞揚尼斯的名字。他在保皇法西斯分子的軍事法庭上，在杀害他的劊子手面前，那种英勇不屈的精神鼓舞了世界各国爭取和平、爭取更幸福的未来的千千万万人民。

希腊的战士为了紀念偉大的人民英雄和民族英雄尼科斯·貝勞揚尼斯，將勇往直前地努力不懈地爭取團結全国的爱国民主力量。只有这种團結和这种斗争才能挡住貝貝格斯前进的道路，才能从毁灭和战争当中把希腊和希腊人民救出来。

讓卖国贼和杀人犯受万世的唾罵罢！爱国力量一定会團結起来进行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和希腊的。同我們一起的有強大的和平陣营和它的旗手偉大的斯大林——他一貫热心支持我国人民，支持营救貝勞揚尼斯的斗争。

把團結和爱国民主斗争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来吧！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1952年3月30日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決議

(一)美国占領者导演这幕司法醜剧，強令判处并执行貝勞揚尼斯的死刑，是为了在人民中間散布一种恐怖的气氛，誣蔑希腊共产党，使它在广大群众中陷于孤立，制造一

道裂痕阻挡爱国民主力量团结起来，为他们的更无耻更驯服的走狗贝格斯的上台铺平道路，为在希腊更迅速更彻底地执行曾经带给人民并继续带给人民饥饿、绞架和战争的美国政策开辟一条大道。这些阴谋激起了人民无比的愤怒，遭到我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千百万善良的人们的坚决反抗。普里弗伊和他的奴僕大喊希腊共产党是间谍组织。人民的回答却是：为了从英美占领和保皇法西斯卖国贼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从事斗争的希腊共产党，是希腊的荣誉，是希腊的良心。

贝劳扬尼斯的受审和被判死刑，希腊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为营救贝劳扬尼斯而展开的运动，由于贝劳扬尼斯的遇害而激起的抗议怒潮，这些新的因素引起了我国国内情势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有下列几点：

1、极其广泛的人民群众，首先是我国的战士和青年，在贝劳扬尼斯的英雄榜样的激励之下，目前正在更英勇更忘我地进行斗争。

2、全国反抗运动的大团结更加巩固了，特别是在与中派进步联盟的基层分子和干部们的团结方面更为显著（中派进步联盟就是普拉斯蒂拉斯所属的政党）。美帝国主义者和保皇法西斯分子的政策和行动——饥饿、屠杀、战争的政策和行动——普遍地引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使全希腊人民更加广泛地团结起来争取建立爱国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即使对于那些眼光最短小的人，每天的事实也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他们，美国占领者要把我国人民当作

炮灰，把我們的國家當作空軍基地，他們正在毀滅希臘人民，把希臘變成殖民地，扼殺我們的經濟命脈，劫奪我們的礦山富源。

最近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給希臘經濟帶來了無限美麗的遠景，為我國民主力量進一步團結創造了新的有利條件。這次會議的結果證明，我國千百萬噸沒有賣出的產品可以在極其有利的條件下在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找到銷路。保皇法西斯分子和美帝國主義者一向認為我國依賴西方市場是一種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現在這種謬論完全被駁倒了。日常生活提供了恰恰與此相反的證明。希臘只有在經濟方面跟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緊密合作才有復興的可能。

美帝國主義者一再禁止我國跟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貿易關係。跟這種蠻橫無理的干涉進行鬥爭是全體希臘人民刻不容緩的神聖責任，是實現愛國力量大團結的一種最有效的辦法。

(二)由於希臘人民的鬥爭和各國人民給予我國人民的有力聲援，保皇法西斯政權當前所處的總危機更加嚴重了。實行血腥恐怖政策的普拉斯蒂拉斯—維尼齊洛斯政府，自從殺害了貝勞揚尼斯之後，甚至在他們的政黨內部以及為數不少的幹部中間也激起了極大的憤怒，其中以中派進步聯盟最為憤慨。普拉斯蒂拉斯的主張和平的假面具終於被揭下來了。原來就是他奉了普里弗伊的命令，公然不顧自己以前所提出的正式保證而將貝勞揚尼斯處死。另一

方面，貝貝格斯也不得不拋棄他的“反美”的幌子和“不究既往”的假面具。

从此在广大的人民面前，普拉斯蒂拉斯、維尼齐洛斯和貝貝格斯更明显地暴露出自己是一群政治上極端墮落的分子，一帮危害人民的匪徒，美国占領者的一批下賤的走狗。随着貝勞揚尼斯的被控、判处死刑和惨遭杀害，人民对美国占領者和他們的僕从保皇法西斯分子的政府所进行的反抗运动更加高漲了。

希腊全体人民渴望并坚决要求国内和平，美国占領者却杀害了許多最优秀的希腊兒女。希腊人民渴望停止內战，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他們万惡的計划却加紧实行流血政策。

希腊人民不要战争并坚决反对美国占領希腊的国土；美国干涉者却杀害了爭取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杰出战士貝勞揚尼斯，想借此来鎮压希腊劳动人民和爱国志士的斗争。

在希腊以及全世界为营救貝勞揚尼斯而掀起的人民运动，將日益加强我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自从貝勞揚尼斯遇难以后，特拉馬、加瓦拉、薩罗尼加、倭罗和其他地区所展开的群众运动以及5月1日的抗議示威和罢工，無可置疑地是將来的大規模斗争的序幕。

(三)为了阻撓和鎮压这些斗争，普拉斯蒂拉斯和維尼齐洛斯在貝貝格斯帮助之下，又在雅典制造了許多新的“間諜”案。他們用同样莫須有的罪名，借口在保皇法西斯軍用飞机場發現破坏活动，大規模地逮捕希腊人民的正在

服兵役的兒子。他們進行的各種誣陷和挑畔不過是一種拙劣的陰謀，想借此在人民和全世界輿論面前把他們非法逮捕人民和事前決定判決死刑的真正原因遮蓋起來。當保皇法西斯分子和土耳其雜牌軍隊進行軍事談判的前夕，他們在保皇法西斯的軍隊裏面突然發動了這次大規模瘋狂逮捕愛國志士的驚人事件，這並不是什麼偶然的巧合。造成這一罪惡事件的真正原因是：

1、由於陸軍、空軍和海軍中的人員只有兩條道路，不是穿着軍裝老死在軍隊裏，便是在朝鮮戰場上戰死，因此，他們越來越憤怒，自然而然地要表示反抗。同時由於他們被大批地出賣給北大西洋集團屠夫充當炮灰，因此堅決反對這種集體屠殺。他們的思想跟一般人民一樣，他們也反對英美占領，反對英美所支持的保皇法西斯政權。

2、貝貝格斯匪幫為了實行軍國主義和策動政變，在軍隊裏面製造謠言，進行反共宣傳，並抨擊政府在可怕的“赤禍”面前表現得懦弱無能，他們想借此為自己所積極準備的法西斯政變找理論根據。

3、普拉斯蒂拉斯—維尼齊洛斯政府為了盡量博得美國主子的歡心，把反共的挑畔活動一直發展到軍隊裏面。

4、爭奪軍事最高統帥權的鬥爭也採取了反共競賽的方式。由於英美最近在希臘和地中海的矛盾日益尖銳化，這種鬥爭更加緊張了。

(四)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貝勞揚尼斯曾以希臘

人民和希腊共产党的名义对美国占领者和保皇法西斯分子展开一场艰苦的斗争。无论是在秘密警察局或者是在军事法庭面前，无论是在死囚牢房里或者是在执行队面前，贝劳扬尼斯始终没有放弃斗争。一直到最后一刻，他始终没有放弃斗争。他曾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立场，以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战斗的机智进行斗争。在这场伟大战斗的各个阶段，胜利者是他；就是当美国子弹射在他身上而倒下的时候，胜利者还是他。贝劳扬尼斯为了捍卫希腊人民和热爱和平的人类的利益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与他同时，其他战士也作了英勇的斗争，例如艾丽·约尼杜和拉萨里雅迪斯。他们视死如归地为了同一理想而奋斗。约尼杜的英勇不屈的精神鼓舞着全体希腊妇女的战斗意志。年轻的拉萨里雅迪斯的勇敢态度激励着希腊青年为争取生存、自由、美好的将来而奋斗到底。

(五)所有的和平战士从贝劳扬尼斯这场伟大的战斗中，吸取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教训。

这些教训是：

1、贝劳扬尼斯所以取得了胜利，因为他自始就没有因为被捕而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解除了武装、丧失了战斗力的俘虏。这一英勇的战士，被捕以后立即转移阵地，继续为捍卫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作为一个和平战士，随时随地积极战斗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

2、贝劳扬尼斯所以取得了胜利，因为他自始就没把自己当做被告，而是以美国占领者和他们的僕从保皇法西斯

分子的控訴人的身份在法庭上出現的。共產黨人只承認黨和人民是唯一的最高裁判者，他的一切行為只對黨和人民負責。

3、貝勞揚尼斯所以取得了勝利，因為他緊緊地依靠了黨的路綫，人民的路綫。這一路綫，他曾以堅決勇敢的精神始終不渝地維護到底。他最後說的話是：“共產黨萬歲！”。一個人民戰士，只要稍微背棄黨的路綫，就不是為人民為祖國而鬥爭，而是為了一種對人民毫無利益的屈辱生活。由於對黨的路綫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心，並適應具體情況堅決勇敢地加以維護，所以貝勞揚尼斯在敵人面前才能掌握主動而處於不敗的地位，才有充分的力量揭露並粉碎誣告者的陰謀，挫敗特務匪徒的詭計和挑釁計劃，戰勝敵人。

4、貝勞揚尼斯所以取得了勝利，因為他和人民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和人民有着血肉的關係，因為他對於我國人民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對於曾經那樣熱烈地援助他保衛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具有堅定的信心。他所以取得了勝利，因為他對於人民的勝利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心。他所以有這種堅定的和不可動搖的信心，因為他以我們的偉大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顛扑不破光輝燦爛的真理武裝了自己，深刻地認識到社會發展規律，看到了世界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偉大成就。

5、貝勞揚尼斯所以取得了勝利，因為他是為了最正義的事業而鬥爭：為人民的生存和祖國的幸福而鬥爭，為希臘

的和平和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貝勞揚尼斯在政治上严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走狗。由于揭露了美国占領者的猙獰面貌，他对全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场战斗当中，美国的殘暴統治遭到了可耻的失敗。

(六)千百万善良的人們以及科学、艺术、政治、宗教各界的著名人士，为了营救貝勞揚尼斯和他的同志們，从世界各国發出了正义的呼声。希腊人民在为营救被囚禁的和平战士，为爭取民族独立——希腊自被英美占領以来早已丧失了独立国的地位——民主、和平而进行的不疲倦的斗争当中，再一次得到了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全世界人民的声援。我国的人民，我国的母亲，我国的兒童，我国被囚禁的志士，再一次看到了偉大的苏联关怀他們的痛苦，维护他們的事業。这种声援是我国今后推动解放事業和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因素。它敦促我国人民勇往直前地努力不懈地为爭取大赦、独立和和平而斗争，它使我們的永远不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作战的神聖意志更加堅定。

(七)我国当前的局势还是很緊張的。貝勞揚尼斯的英勇忘我的斗争，使我国的青年和广大人民得到了新的鼓舞。全国人民的堅决的斗争意志、万众一心采取爱国行动的精神和战斗精神是从來沒有过的。因此現在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在每一个工厂、市区、机关、兵營、空軍基地、船艦，在有人民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建立党的强有力的地下組織，一个根据从事秘密活动和無产階級警惕性的布尔什維

克原則而建立起來的組織。貝勞揚尼斯的鬥爭和犧牲在廣大人民羣眾當中創造了一種新的局勢，全國人民充滿了戰鬥的熱忱；英勇的精神，充滿了建立愛國統一戰綫的意志，他們深信在愛國力量大團結和在廣大和平陣營強有力的支援之下，希臘終必從英美的殘暴統治下解放出來，走向自由和繁榮的康莊大道。倘若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這種新局勢是很難徹底地加以利用的。每一個黨員最緊要迫切的任務就是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把黨的地下組織很鞏固地建立起來，這種組織將成為對英美占領者作鬥爭的龐大的愛國民主組織民族解放陣綫的靈魂和先鋒隊。黨的地下組織應當以從事秘密活動和無產階級革命警惕性的布爾什維克原則為基礎，並跟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跟工廠和運輸機關的勞動人民以及正在服兵役的人民的兒子保持密切的聯繫。在任何困難情況下，它都應當擔負起組織羣眾領導羣眾的責任。

（八）要建立和不斷地加強黨的地下組織，必須使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階層中最忠誠最勇敢的分子加入到黨里面來。因此，吸收新黨員是當前頭等重要的事情，並且是行將到來的大規模鬥爭廣泛展開並取得勝利的條件之一。對於請求入黨的人的嚴格審查雖屬必要，但不應因此而使我們的黨走向關門主義。在我們的黨組織和個別黨員的工作里面，我們時常發現有強烈的關門主義思想，這種思想妨礙了我們黨組織的正常發展。我們對於每一個申請入黨的人應當從各方面加以審查，但不應因此而造成吸收新黨員的障

碍。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战斗热情和忘我精神都在高涨，从组织的观点看来，应当在希腊全国青年统一联合会和其他组织大量吸收新会员。

(九) 貝勞揚尼斯的被捕是一群卖国贼所干的勾当。还有一些卖国贼则促成了他被杀害，例如米卡利斯·凱尔科斯等人在1951年9月9日进行国会议员选举的时候，为了阻止把貝勞揚尼斯的名字列入雅典左翼民主联盟的候选名单里面，曾进行疯狂的斗争。假如当时貝勞揚尼斯能够取得候选人的资格并被选为议员，死刑的执行或者可以遇到一些更大的阻碍。希腊人民永远不会忘掉这种卑劣的手段，一定会惩罚所有出卖貝勞揚尼斯的叛徒。人民给民族英雄们建立了石像。在这些英雄的光辉典范的激励之下，人民将继续斗争到最后胜利。同时，人民将永远憎恨这群叛徒，蔑视他们，并将严厉地制裁他们。貝勞揚尼斯活在并将永远活在希腊人民和进步人类的心里。叛徒依利阿斯·阿尔吉亚蒂斯和一同干暗害勾当的胆小鬼吉米特里·巴齐斯，在爱国志士遇害以前已相继死去：他们所赢得的仅仅是叛徒的臭名。他们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甘作叛徒，结果并未保全自己的生命。所有叛徒的悲惨结果不是遭到他们的主子的枪杀，便是受到人民的不可避免的制裁。总之，他们将受万世的唾骂。

(十)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为了纪念伟大的民族英雄尼科斯·貝勞揚尼斯，特作如下的决定：

I、党证审查工作既已完毕，希腊共产党宣布自6月1日

起到党成立34周年紀念日止吸收新黨員，本屆征收黨員運動即命名為紀念貝勞揚尼斯征收黨員運動。每個黨組織，每個單獨進行工作的黨員必須在各工作場所和居住地區、學校、部隊、船艦、空軍基地吸收新黨員，每三人成立一個小組。各個黨組織、黨小組和新黨員必須对党忠誠，堅決，勇敢，具有主動性、積極性，謹慎小心，提高警惕，加強政治鍛煉，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希臘共產黨的新黨員應該努力使自己在各方面都不愧為貝勞揚尼斯的繼承者。

2、政治局決定將希臘共產黨中央黨校命名為尼科斯·貝勞揚尼斯學校。

3、政治局同意教育宣傳局的意見，出版尼科斯·貝勞揚尼斯兩次訴訟案的材料和他的傳略。

4、政治局接受雅典、阿瑪利阿斯（在貝洛卜奈斯）和格拉莫斯所屬各村的組織和知名人士所提出的建議，把雅典的峨莫尼亞廣場（康柯德）、貝勞揚尼斯的誕生地阿瑪利阿斯城和格拉莫斯山脈的哥利奧最高峯（1948年希臘民主軍幾次激戰期間他曾在那里受傷），都改名為貝勞揚尼斯。

從今以後，人民將以貝勞揚尼斯的名字稱呼康柯德廣場、阿瑪利阿斯城和哥利奧最高峯。人民所表現的這種意志將來是會得到人民政權的批准的。

5、人民英雄尼科斯·貝勞揚尼斯的母親喪失了她的親愛的兒子，但她並不是像那群殺人犯所想的那樣孤苦無依。全希臘的兒女都是她的孩子，他們都熱情地照顧她，在生活上給她幫助，以應有的尊敬對待她。在希臘民族解

放运动当中，貝劳揚尼斯的母亲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和关怀。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庄严地纪念共产党员貝劳揚尼斯，并且要永远在实际行动上对得起这位爱国英雄。

政 治 局

1952年5月5日

